

同治上海縣志

卷三十二
雜記三
卷末
敘錄

ル 5
1692
16



8
1692
16c



同治上海縣志卷三十二

雜記三

遺事

元元統中天台陳椿為下沙場鹽司作熬波圖一卷因前提
幹舊圖而補成者自各圍竈座至起運散鹽為圖四十有七
圖各有說後繫以詩序言地有瞿氏唐氏為鹽場提幹考雲
間舊志瞿氏實下沙望族如瞿霆發震發電發時學時懋時
佐先知輩或為提舉或為監稅幾於世任鹽官其地有瞿家
灣瞿家路瞿家園諸名皆其舊迹至唐氏無可考矣見定四庫

全書總目陳椿熬波圖提要

朱文禮字彥則有風裁先是邑有巨姓以女許其弟某而邑
遣苗兵亂弟歿欲遂壻文禮重賂媒說之執不可前志據梧溪集補并

上海縣志卷三十二

注文禮江陰知事道存子母費氏元琇見列女案文禮無他事可見故移於此

至正中韓震父曰升字景陽之杭過長安屬有壩不容一舟頗為往來者梗請於有司願買民田鑿渠添置一壩時杭州路總管寶哥從其請今呼新壩者皆韓力也范志附第宅內嘉慶志移識於此

周保黃土橋人宋敷文閣學士尹之後年三十餘未有子夢

神授十八味藥方既寤知即五積散曰是神誘予施人也遂

施藥酒三十石雖異疾皆愈酒盡繼之復刊方廣佈後舉五

男壽考合終顏志參通志

方外交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絕照訪予觀物齋時

年已八十有四語次因問光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線日久不

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三味調和以之黏

接紙縫固如膠漆永不脫解王古心筆錄云古心筆錄已佚

補識於此見輟耕錄

宋季朱清張瑄聚羣無賴乘舟掠海上為雄長廷議請事招

懷清瑄即日來歸授金符千戶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清子

虎瑄子文龍踵行之父子致位宰相園宅遍吳下艘船交番

夷中大德六年為吳也先構言清瑄同戮死戍其家於漠北

初瑄行劫事敗被獲時洪起畏為浙江提刑夜夢錄囚十八

人中一人化為虎明見所解囚數與夢合而瑄在其中貌特

異洪貸其死後瑄貴顯事洪終身兩人皆豪橫而瑄甚於清

有拂其意則縛而投諸海瑄嘉定人顏志參輟耕錄

瑄孫天麟字仲祥文龍子也瑄籍死時甫冠有欲奴之者天

麟歎曰吾先世戮力王室乃忍奴我耶大德九年訟省臺弗

理成宗如上天麟拜道左陳先朝顧遇為讒構陷狀乃還
 文龍竄籍武宗初仍權沿海漕以天麟直宿衛至大三年授
 絳路坑冶提舉弗就曰嘗坑吾家尚何坑為仁宗時請葬瑄
 於烏涇許之旌曰孝順之門天麟晚通易元統二年江浙平
 章牙百花薦之不起子守中鄉貢進士王逢作張孝子詩

集溪

徐碩至元嘉禾志所錄諸唐碑提要以為皆歐趙所未著錄

其在邑境者有宗城合顧謙墓誌今錄於左俾考古者覽焉
 唐朝散郎貝州宗城縣令顧府君墓誌
 公諱謙字自修其
 先吳郡人季歷丞相肅公之後也漢魏以降蔚為茂族史譜
 詳載此得略而述焉大王父諱希揚登州軍民事衙推王父
 諱彭堯州戶參軍先府君諱行大體質魁梧風神朗秀溫
 人吳郡陸氏公即先府君家于也公體敏卷舒進退逾於老成
 其珪璧凜凜若松筠勇在綺紈質性端敏卷舒進退逾於老成
 早歲舉明經三禮二科洞達微言貫穿精義獨行不合時流
 所排晚節以譚笑曳裾歷諸侯上客魏帥何公一見若平生

交表公高才請宰郡由是褐衣拜貝州宗城縣令公以邊
 陲之地民俗驕悍非鳴琴可齊實展驥仍乖理張翰之扁舟
 企陶公之遐躅浙右勝地每披霧見天開雲隱鴻冥韜光晦迹其
 有如不彥士山島逸人每披霧見天開雲隱鴻冥韜光晦迹其
 使公執政當路於時元龜鳳口不泯於將來盛德必鍾於後
 嗣非造物者大誤彼蒼生之不幸乎嗚呼感兩卯啟手足
 豎以咸通十三年歲次壬辰六月二十日丁卯啟手足
 於蘇州華亭縣北平鄉松楸有公叔口之第享年六十有七先是
 公於第之南隅植松楸有公叔口之第享年六十有七先是
 十一月二十四日乙卯約閨門楷儀精爽無孤罔不適禮也
 夫人宏農楊氏貞順婉約一門楷儀精爽無孤罔不適禮也
 滁人全椒縣尉先公而逝口人適明州象山縣令張夔男
 六州長日寰巡官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次日寔鄉貢明次日占
 旁州館驛巡官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次日寔鄉貢明次日占
 弟治身動惟直方靜幼惟寔與涑口公之允寔鄉貢明次日占
 是使聯榮清途列羽霄漢有後於禮之明訓在邦人而物達
 吳郡張聿之明經出科再命蘇州華亭縣尉次禮樂名儒姚
 安之登童子學外姻表命蘇州華亭縣尉次禮樂名儒姚
 纓盛族公之中絕感陵谷之威遷泣血號哀請銘幽石恭為銘
 欲嗣續之不已感陵谷之威遷泣血號哀請銘幽石恭為銘
 日愷為君子兮如圭如璋鳳鳥不至兮麟出罹殃彼蒼為仁
 兮曷為其常甘泉候竭兮風歛摧光孤學酒血兮行路淒傷

青島告吉兮
靈神高岡

楊維禎樂府有鼠制虎一篇序云上海有武浙商舟者河虎劫商財欲溺商商抱虎同溺虎死商泳而去鐵史聞之為作鼠制虎河之虎莫能禦河之鼠亦莫予敢侮虎一怒鼠無生鼠一怒制虎死河許浮雲蔽白日天風捲后土孰識鼠冤苦鼠冤苦訴諸河伯河伯為我告天不生此河虎

明太祖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札賦詩應制者八人秦裕伯與焉世宗幸興都詔修承天府志命侍臣各擬承天賦應制者十三人顧從禮與焉

錢晟者邑之錢氏老蒼頭也主少負勇格殺鄰人成獄晟以身代其死顏志黃公希英為令時海濱有物隨潮而入潮退不得出民搏以

獻其頭類虎尾如鹿皮甚堅厚或云虎頭鱗也

俞見韋文榮晚年登第後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年已老私念豈能鼎甲乎後列三甲除縣令又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不解其故明日選樂清始悟前夢至縣遂修其墓訪其子孫又夢十朋來謝未幾獵人以虎皮送云是十朋墓所獲也

神宗時有蕭姓者妻與人私懼夫覺一夕乘夫熟睡割其勢死後託言急病無一人知者家有一犬終日奔嗥里人異之即以其夫急死事鳴於官此犬銜婦衣至公庭隨自嚙其勢官詰之婦始伏辜解審犬必與俱一日渡黃浦役人厭其煩竟投於浦而死識之以旌義犬有吏若婦所不及者朱家法為諸生時與黃體仁同讀書於龍華寺之北房午夜

夢身死銘旌上大書工部都水司郎中朱某之柩役夫舁至潘方伯壽域上休焉覺而語黃黃曰焉知君異日不方伯耶後家法由信陽州守歷官工部郎以疾乞歸而方伯之子以所營壽域不稱意欲棄之而別卜地已松柏成行矣家法聞之笑曰是天留以遺我也乃售而葬焉

倭子墳墩在浦東二十二保三十五圖何家衝南相傳冢中有倭寇積骸故名或云倭築此爲斥堠今止存土墩高二尺許

陸深豫章漫鈔洪武二年三月帝與翰林院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帝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隘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隘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準苟局於狹小拘於凡近則

亦豈能克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諭四年七月帝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常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或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右於國史錄出按洪武三年庚戌應天首科鄉試召前御史中丞劉基今治書侍御史秦裕伯爲考試官見宋景濂小錄序吾鄉新舊郡縣志載裕伯事止具錄手敕故人得傳之今海濱有二秦氏皆云裕伯後亡友秦文解先自邗溝來而裕伯嘗寓揚州或當近之秦監生鈿家收有裕伯上中書草云其插港舊宅卽裕伯故居初有敕書樓被燬叩其始末兩家子弟多不能詳鈿云裕伯竟不出而不知其嘗爲翰林學士又爲翰林待制備顧問又爲治書侍御史豈皆

非世嫡耶無亦淪落於齊民而忘其先耶按裕伯在元時已
 有盛名北方文章多出其手今聞見於元文類中當時必有
 成集以傳俟訪之若吾邑志宜題曰流寓今牘港有裕伯題
 橋訛而呼為俞伯奇橋云前志云裕伯舊志皆入流寓今從
 邑境而裕伯祖知柔為費案所薦則作邑人較以南志云裕
 伯八明竟不出豈即鈿家所傳之說耶今南匯秦氏譜即鈿
 譜裕伯傳從明史而附深說於此

吳敬字孟寅十七保花園橋人以楷書生寫永樂大典成八
 太學推行在吏部主事遷郎中秩滿予四品祿擢太僕寺卿
 致仕卒諭祭予葬

王逢梧溪集表章忠孝不遺餘力晚歲避跡烏溼累經楊完
 者張士誠兵亂間遇窮簷節烈尤津津樂道之蓋以俟後之
 采輯也今采其擊石一詩類載諸女之氏暨後跋皆附於此

詩作於癸亥實洪武十六年也

處擊石為歌媪所稱孝姑周褚節彌厲插水奉天殿旨聽野
 金寡清園種果蟲蟻餘生免湯火韓錢生富貴家義不
 自持兒作童傳身婦儀清河山孀手攜藻事母不煩兄嫂
 吾家亦厭雨送君不見壓絲只織勤歲雁也藥種躬培叔備嘗
 車嘔咳風雨送君不見壓絲只織勤歲雁也藥種躬培叔備嘗
 虹蜃交煉嵐蛇霧蟻左降雲擾鬚霜殊月姊相高寒西王宴
 乃眾君不見天孫左降雲擾鬚霜殊月姊相高寒西王宴
 瑤池干衡牙觸瑤女紆憂端猶有薄魚貫金桃蟠鳥使上下
 劍翰鳴呼漆室處女紆憂端猶有薄魚貫金桃蟠鳥使上下
 繫石蓋傷歲短迫女紆憂端猶有薄魚貫金桃蟠鳥使上下
 空房遠道之不失其守者或謂子老伏荒遠無補於民生得
 錄數節義鬼亦足自見然尚有遺者其一夏葉氏事姑盡孝
 敬翁病痿凡七載日滌黃易席必親其一二徐謝氏強宗所
 躬再備弗較至辭色間終身不矜怨辱之二徐謝氏強宗所
 重當苗兵燬掠謝從夫逃適苗遇驅辱之時里術少艾被繫
 相屬謝阻拔橋遠厲聲日逃適苗遇驅辱之時里術少艾被繫
 既而悔語眾曰彼烏涇之清濟也眾嗜嗜去嗚呼元季淆亂
 若葉謝者警服古冠佩甘碎裂於食弱肉者側此無他世教
 民彝未嘗一息絕滅

邑諸生謝堯文嘗坐事繫獄侯峒曾救出之銜感圖報 大
兵南下堯文往來舟山侯峒曾令之通書黃斌卿書出陳子
龍手一時顧咸正夏完瀆等或密疏魯王或馳表隆武悉付
堯文堯文留滌缺未行醉酒露狀為柘林遊擊陳可所獲搜
得書疏遣致提督吳勝兆勝兆故有異謀止檄府下獄頃之
勝兆事敗伏誅巡撫土國寶籍其家盡得諸書表因悉擒完
瀆咸正子龍峒曾等先後戮之堯文亦不免據侯氏家譜又喬景
星字履茨世忠字願良並以子龍通謀被逮死又蘇州府志
顧天遠傳順治丁亥上海諸生欽浩通款舟山事發死景星世忠

已見一琦傳後
張之象叩頭蟲賦并序叩頭蟲者晉傅咸之所作也以其謙
必繇禮義而得之不得固自卑無往不利余乃謂士之進退
殆類夫奔詔炤熱者枉已辱身頗傷志操雖時或有遇非君

子賦節之訓矣故反其意述此賦以諷當今之士并以自鑒
焉賦曰依介行之無回木生理之至直曾子迪士以執毅孔
公亟美於剛德近禮之恭免辱近恥無禮之慎其弊也愚惟
在邦而如矢則史鱸之可希若枉尺而直尋亦孟氏之所譏
故餓者揚目而食志之喪元而司馬特不固劉楨之守正
武樹節於外夷若乃王丹之敬見甄后而帝堦而不答顏之
向小兒而折腰斯陶令之解印馬援傲帝堦而為不答顏之
丞相而無佞疾何點重施禮於人親盧鴻以誓折為不答顏之
欲以德而愛人何點重施禮於人親盧鴻以誓折為不答顏之
卜以不佞嚴投憤孫楚雖箕踞而奚病至於孟嘉之不知落帽
被調以坐嚴投憤孫楚雖箕踞而奚病至於孟嘉之不知落帽
而共然蓋有作嚴投憤孫楚雖箕踞而奚病至於孟嘉之不知落帽
豪抗骨鯁徒多趙壹之詭隨何茲惠之細瑣乃或望人而委靡
類低肩以逢時焉聞動漢祖之似此物之阿匱遂巡偃儻而
委蛇蒲伏覆面掩地垂馮皓之哀誠甚鄧通不能前目豈敢視
之樂其昌言實蘇嫂之懼於高位等搖尾而通之恐與角崩兮
醜萬辱同飲酒而多儀猶乞墻之可憫嗚呼爾頭幸苦無益干
命運之難借有朱雲之劍雖斬所憫如枕蘇通則之膝必推
之錢而趙勤弗惜閹人之必果獲屈膝者安可復申是以非義
上海縣志 卷三十一 七

禮向元季自處以素情願與璧而俱碎慕蘭相如之敢於抗
秦觸屏風而向睡感陳咸之驚於諷親疾懦夫回面而紆體
效志士怒髮而挺身甯同此強項之君子毋似彼黃頭之小
人具厥罪萬於子羽是以反責以斯文知微言以廣喻請三
復而書紳朱邦憲跋曰予嘗見伊優之夫奪鞫臆求合
當世每深病之及見元超先生所著是賦慨先生先有是感
矣先生為吳宿儒著述種種已可汗牛余獨取是賦刻之豈
為其與子建賦蠅蝓士龍賦寒蟬爭雄長哉知先生志在冥
鴻翔鳳不為世所羈矣讀是賦者不獨以文字定先生志也
象嘗渡鄒中流風惡舟中皆失色獨神宇恬然口占云暗想
生平何所懺三辰晏起
一科頭危坐略不為動

夏氏陸家行陶氏僕婦也夫曹以父有少子異室而居夏孝
順每以酒肉竊食翁翁飢以雞卵四沸酒食之夫歸疑夏食
所私詈之夏含憤闔扉自縊鄰婦排闥視之氣已絕馳告夫
歸將入殮矣忽黑雲疾飛雷電繞戶百餘匝而夏復活崇禎
十三年事

范文若字更生初名景文生而穎異甫七歲試童子科郡守

許繩齋見其韶秀能文善書應對敏捷抱置膝曰世間何物
為寶如此子乃真寶耳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四十七年成
進士除汶上令以嚴察為治改知秀水再調光化案牘之間
不廢文翰或意不自得兼旬不視事扁舟來往江湖間以釣
筒詩卷自娛遷南兵部主事為考功陳某中傷左遷稍移南
大理寺評事以憂去官文若恃才傲物不能致通顯里居時
值天暑納涼書室家人劉貞懷利刃直前洞其胸太夫人聞
變往救母子俱殞時文若年四十八先是文若為南兵部主
政出遇僧了顛者挽輿罵曰冤家冤家碎擷其衣乃御走文
若怒鞭之送下獄僧入獄不以為苦凡罪人病者悉牽挽之
舉獄擾亂獄吏以白司城出之僧出即趨江濱履水面如平
地至江心而沒咸謂顛溺死矣後有見其在六合寺中乞食

而顛如故凡獄中所牽挽者均起未幾文若被弑傷處即僧擷衣處也

陶宗儀稱松江以黃嫗故有水棉之利仲深先生邱濬著大學衍義補

亦云其利視絲泉百倍信然壤地廣袤不過百里而遙農

畝之人非能有加於他郡邑也所繇供百萬之賦三百年而

尚存視息者全賴此一機一杼而已第事勢推移無久而不

變者元人稱關陝外諸郡土地不宜吉貝識者非之今之藝

吉貝者所在而是何樹藝之獨然而織絰獨不然安能禁他

郡邑之人不為黃嫗耶今北土吉貝賤而布貴南方反是吉

貝則鬻諸南布則鬻諸北此皆事之不可解者若以北之棉

敷南之織豈不反賤為貴反貴為賤若云彼土風高不能抽

引顧豈無善巧之法故常揣度後此數十年松之布當無所

洩即無以上供賦稅下給俯仰宜當早為計者竊謂宜及今

兼事蠶桑以濟布匹之窮或又以土地不宜為言嗚呼慮始

之難甚哉昔人云未事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

余唯幸余言之不驗也夫徐光啓農政全書

北方有旱稻杭者白色糯者紫黑色種法大率如種麥治地

畢豫浸一宿然後打潭下子用稻草和水澆之每鋤草一次

澆糞水一次至於三即秀矣張采太倉州志云州地高仰又

水利不脩若覓得旱稻種給佃人治岡身地苟畝收半石已

倍木棉矣農政全書按王楙早稻論謂之早占粒大而甘徐氏曰齊民要術種法頗詳昔宋真宗從占城移之

江浙魯山令江翻從建安移之又按此二條實可為邑民計久遠者故附識於此

王本中字伯平少喪父事母孝性誠篤尚信義年十六為塾

師以孝義為訓家貧嘗攜母同館生徒膳飯必持歸奉養妻

言少忤母意遂逐之妻後跪姑前自誓不敢違意然後納之鄰家嫠婦有殊色自薦本中絕然曰男子之身無玷為榮女子之身立節為重婦大悔以貞潔終甲申聞變號痛經月飲食俱廢母病日夜踞而撫摩兩膝皆穿母死嘔血數升形骨立喪三年閱乃曰余欲為僧久矣以母在不敢今何不為遂削髮談經理更放生年六十四無疾而終

海上人也明無吳郡今蘇州府志亦無本中傳疑是邑人然無他書可互質者姑識於此

元正旦天壽二節表進禮物錢各七錠三十五兩均出官吏

俸資原注云係府志總數未詳縣出若干歲課貉皮二張地本無貉虞人轉購

輸之鄭志

國朝歲進野味九十六隻內鷓鴣一十鴈六野鷄二十五鷓鴣五十五及歲造透甲箭一萬六千枝五年一造胖襖袴鞋

俱本府自造坐派出銀同上

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迫

積通常十萬巡撫朱國治造欠冊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

三千餘人號曰抗糧盡行褫革發本處枷責後大司馬龔鼎

莘持疏請寬奏銷有事出創行過在初犯等語吾邑被議者

有王又汧趙子瞻葉映榴杜登春朱錦朱廷獻潘堯中陸鳴

珂諸人

邑城西北有小孃墳相傳錢鶴皋女蓮仙所葬 國初諸生

陳咸元夜過其地為鬼所惑入隧道中攜寶物甚夥陳歸鬼

亦隨至如夫婦者數年乃絕此與盧充幽婚事相類相傳鶴

皋據郡城時知與明兵不敵故生閉其女大冢中而悉以女

生平玩好為殉墩高數尺廣五丈餘墩前蕪地二三畝其下皆地室向有石馬石亭今墩基剝削過半北

隅僅存廢坊二石而已道光年間有人啓視無碑可考惟盈其礎炭遂閉之

方元本秩祀必求其人以實之俗說也然乞聰明正直之靈

以警覺聾瞶亦神道設教之意歟邑城隍廟本舊金山廟祀

漢霍光詳至元嘉禾志而今所祀城隍神相傳以為秦待制也見曹

城隍神頌序神最著靈蹟順治十年海寇再犯總兵王燦辱師民

聚而訴巡撫周國佐統兵臨邑燦恐民暴其狀誣縣民盡通

賊欲屠之國佐惑其說令閻紹慶邑人曹垂璨願以百口保

弗許將以旦下令矣是夕神降於廡朱袍象簡直視搖手者

再遂釋弗屠雍正間令傅之銓稱公廉罷官後僑居一孫觀

燈出項飾銀鏤賊奪而殺之捕弗得祈於神祠夢授鮮李二

又一魚索錢十四傅曰殺子孫者李二吳十四也蓋土語吳

魚皆吾更切屬新令鞫之並伏康熙間里民備揚州除夕思

母泣忽遇一舟挈之歸遺其傘詰旦至廟獲傘於神舟乾隆

十二年令王傴夢神告有難時在省乃歸適神宮火王抱像

出新其祠張氏僕弑幼主而亡神示以兆有所謂紅口十字

街者訪其地獲焉計姓女為鬼憑計訴諸神夜半聞叩門琅

瑯聲遂愈其他神異多類此

邑中未設駐防游擊時有黃浦營都司王某福建人事母至

孝北門外潘氏丙舍種梅數十株每花時必奉其母遊賞數

次母年八十餘王躬自抱負登堂捧觴上壽向晚則策騎導

輿而歸滬城備考

袁山松葬北橋之南僅存抔土有江右人結廬止其傍夜鑿

道通墓穴半月不告而去居人毀其屋見深八數丈探之得

椀二古鏡一鏡大五寸許背有小鈕圖五嶽真形翠紋剝落

能照數百步外眾爭之訐訟遂入於官

尊鄉贅筆 前志云袁墓今考實元人俞

董誤

上海久旱邑令王挺命道士築壇祈雨令親自徒跣行香忽有民壯顧姓躍登壇上取道士旗劍揮颺久之自投壇下而死當上壇時已與妻子訣別矣不二日大雨如注令奇其誠於邑中塑像祀之題曰異民祠

明成化四年江西參議蔣檢菴性中引年歸合鄉之高年有行誼者八人月一為酒食客有常數物有常品名鷲湖九老會檢菴年七十五何守愚吉六十九郭竹深以下七人不知其名七十王惟靜七十八唐古庵七十一陸耕雲七十四沈孟溫七十李安耕七十二郭悅桂六十八李希憲清為之記宏治間沅江知府瞿南山寔乞休東還年八十餘矣作七老會圖畫

賦詩時以為盛事

國朝乾隆三十四年梧州知府李柳溪

宗袁家居時曹君錫方以百歲請

旌乃集里中高年亞於

曹者十九人會於敬承堂儲雲洲八十九寇逸齡八十八張鳴皋天培皆八十七趙漢紳王翼史皆八十六王協中八十五周培先王士昌鄭文斌呂錫宰皆八十四金公宰八十三陳宏三喬永錫吳茂玉皆八十二張亦安倪元卿皆八十一徐天敘祝渭陽皆八十而柳溪年未六十與會而不及列比於唐東都之會秘書狄兼謨湖南尹盧貞馬內閣學士嘉興錢籜石載兵部尚書長洲彭芝庭啓豐序其事錢有詩云百歲翁真鄉祭酒禮行太守特鋪筵八旬上並邀為客十九人中望若仙接歲

朝廷方

大慶連村江海正豐年金杯醞暖初陽候玉照花疏小雪前
 堂敞李家歡列坐城臨春浦燦高躋武原分地華亭舊此事
 嘉禾合其傳詩序稱辛巳歲嘉善尊德堂之會嘗仿七老嘉慶
 九年元旦松太道李味莊廷敬延邑中八十以上者七人飲
 於嘉蔭堂百有四歲者凌鶴輝百歲者鄭盈山九十者全志
 南八十四者陳熙八十一者胡綱文喬鳳山八十者桂心堂
 而岷州知州喬鷗村鍾吳年六十四味莊年六十二亦與會
 稱九老味莊詩云七人六百二十歲并作一身是宋賢舞蹈
 及瞻
 仁祖聖昇平同戴上元天老能健飲神尤王窮為工詩氣益
 堅謂陳桂兩生
 聖世由來重耆德於看

恩詔下聯翩是年花朝又會於李氏吾園鶴輝盈山心堂外
 益以沈文炳年百有三陳敘東八十七唐爾孝八十桂海七
 十一即心堂弟也楊繼東亦七十一黃榮堃六十一凡九老
 繪圖賦詩傳盛事焉

潘堯中堯彩兄初名襄順治壬辰歲貢授寶應學博以奏銷
 歸里康熙戊午年已七十復應童試學使邵嘉拔取第一名
 八泮次年已未學使劉果歲試復取一等第三名補廩
 欽公塘外海日內徙二十二保三十一圖三十五六八圖三
 十三十二圖漕田數年前已坍去四百餘畝嘉慶十年里耆
 具呈松太道委員詣勘確實邑令蘇昌阿捐廉賠補地丁銀
 米四十餘畝

三林塘貧婦某氏夫亡別適翁棹小舟訪之值後夫他出婦

留翁於家明日以青蚨二千及花米等密置舟中與之鄰人見而竊焉其夫歸反告之曰昨有操舟來者汝妻留宿今滿載而去矣其夫詰之不敢言迫之自縊而死殯於野迅雷忽起棺破而婦甦歸至家夫驚避之見殯處有人跡之則鄰人也深陷土中所竊錢米皆在旁吐其實遂死

張崑喬之曾祖東泉先生名復字飛瀾諸生工詩諸草廬厲樊榭撰絮吳葵曾錄其詩又蔣天錦懷舊吟謂康熙初曾見於京邸阻予勿就戶部吏缺而謂當歸力學事親故其詩云少年出處昧常經故鄉父執肯垂青也蓋前人勗友以義如

此崑喬名端木
此見張集傳

徐雲鶴字林皋塘灣農家子也少應童試不售歿遺文局篋中二十餘年矣嘉慶壬戌春夜篋中窻窳有聲啓視寂然已

而其弟夢金夢雲鶴曰郡城新立文廟傍有書院急取吾遺文陳之否且為厲越數日又附其體以為言乃輦而致之郡求文昌祠藏之守者白監院陸梓梓以為誕辭不受夢金腹大痛仆地事聞於郡守康基田基田故河督來知府事書院即其所創也憐而允之遴其文刊以行陸為序記其事

桐城錢澄之重遊上海簡知縣史簡庵彩詩五十年前此舊遊江天風物又新秋自憐久客輕黃浦應少遺民識白頭地闊田疇邀雨足渠通潮汐遶街流政成祇覺人情便怪得農歌夜不休

邑非孔道而近時海內名流先後並集李味莊廷敬自江甯移任觀察袁簡齋枚送行詩有官清祇帶銅琴去詩好都如滄酒鮮之句後復來訪署中留連累日王夢樓文治與許穆

堂寶善夜話於喬氏雪石山房作寒夜月如雪一燈窗下明
 半間高土屋廿載故人情意懶疏文字年衰戀友生深更數
 行雁嘹唳過高城祝止堂德麟晚過龍華寺云一塔如相引
 龍華路乍經潮來蘆浦失雨過稻陂醒樹影移黃浦鐘聲入
 泗涇船窗未孤寂伴我有流螢洪稚存亮吉自塞外歸遊邑
 中編其詩為滬瀆消寒集與友人夜話云吳松江上路乘月
 去迢迢海氣全疑雨天風不捲潮夢餘頻悵望雲外偶招邀
 及此燒紅燭層樓已半宵並見本集中

嘉靖乙卯徵瓦氏兵至有司以蛇犬供軍中宋察卿詩有云
 帳前豎子金刀薄閩外將軍寶髻斜田父誅茅因縛犬乞兒

眠草為尋蛇郭府志

華錦上海人徐太史子充云幼時常識其人自言受胡少保

命謀徐海事甚悉當是時有周贊畫周述學者為胡公謀遣
 使說徐海歸順而華錦往陰結其兩侍女令說海後海尋悔
 欲殺錦而錦以談笑利辯得脫張魚倭志

李文忠居貧力穡一介不妄取嘗與其子入城得遺金三兩
 於厠上自念我得此固善彼失者當何如遂留宿以待頃之
 一人號而至曰吾父逋租稅繫於官吾賣子以贖適登厠失
 之今無生矣文忠舉還之其人請謝以半亦不受還過唐行
 舟膠入水於足下獲銀一錠衡之乃倍於厠上者宋府志

王古心先生讀書好問隨所得則記之此讀書一法也郭府志
 施清惠公嘗言吾郡縉紳家居務美宮室廣田地畜金銀盛
 僕從結官長勤宴饒未聞有延師訓子崇儉寡欲多積書絕
 狎客者子孫耳濡日染不務勤學交遊匪類自已使勢不能

禁奴僕之不使勢自已作孽不能禁子弟之不作孽身歿之後田宅婢僕俱歸他人亦何益之有哉誠能使讀書種子不致斷絕且一親學問便知自重即貧困奚害蕪鄉贊筆秦鳳樓嘉楫手鈔書甚多常見吳家志三卷楷法學趙吳興卷尾八分小字二行尤工宋幼清懋澄題其後曰此秦侍御手書蓋先輩之倦倦於文獻者按所書年月隆慶壬申是八

御史臺後筆也宋府志

萬厯間郡中藏書之富者王洪州圻施石屏大經宋幼清懋澄俞仲濟汝楫四先生家為最幼清先生尤多祕本及名人手鈔舊榻碑刻石屏先生歿後子沛然復購益之其書目四冊高五寸許石屏有收藏印章曰施氏獲閣藏書古人以借鬻為不孝手澤猶存子孫其永寶之沛然置書亦以此印於

卷首今散佚矣郭府志

顧研山刻閣帖請文待詔父子摹勒一時爭重同邑潘氏候其成遂購初搨鏤版同出亂真研山復以家藏玉玦印之文奇不能贗也余謂以搨本人石此最下乘不特失書法并離字形世自有巨眼者研山亦何必致辨今以紙墨論帖何異黃長睿以文字古今論書耶文景文筆記董思翁得宋搨戲魚堂本因臨十卷旋為人斂去後臨五卷又得宋搨澄清堂半部遂得竟書其文義結字與王著所摹稍有異同時崇禎六年癸酉其昌有跋宋府志宋時華亭陳生者為錄事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夢其家人曰我在湖州歇山寺為犬家人驚慘詣寺問之犬聞家人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去僧

呼犬語曰陳大錄爾家人去矣即搖尾而出犬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匝

陳府志

盛肇居青龍勝果寺好噉牛肉與陳氏子友善陳遣僕約旦日會食視其簡乃勻碧箋一幅內大書曰萬物皆生化惟牛

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肇驚顧呼其僕已不見旦而詢諸陳氏亦未嘗遣也肇自此不食牛

郭府志

章生青龍人著羽衣服能作墨有古法其家製墨聚煙列盤三十餘中夕掃煤無一存者明日乃在至翁閨中煤皆成花

其一為壽星長松覆之玉女在旁舞鶴靈芝宛如善繪者所作二為牡丹三為禽魚餘為荔枝胡桃棗杏梨栗咸具焉其

鬼董

家以為瑞呼道士醮而陳之以答靈貺云

明歸有光松江新建行省頌其文載集中畧曰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

自此始嘉靖間翁侯實來莅任適上海有倭寇之警公敷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華亭被寇尤劇詔俾公移

歸震川集

治焉以今考之疑即上海都憲行臺也

元下沙瞿霆發嘗為兩浙運使延祐中括民田其家有當役民田二千七百餘頃并佃官田共及萬頃浙西有田之家無

出其右又宋兵部侍郎休甯金安節嘗提刑浙江其後萬祿

陳府志

昆弟寓居漢成里貴雄於鄉人呼為田里金孝子子安即田里派也

王西亭給事脩青浦志議云鄉賢之祀子孫仕宦素封皆濫舉其祖若父廟於其中若名德碩彥不獲舉者甚多在他郡

始自一二縉紳追崇其祖父嗣後富人咸營謀濫入纍纍若
 若似非此不足以申其孝思者遂至販夫賤品目不識丁之
 人皆攘袂而起摩肩而至為可痛也蓋祀於鄉者以名德文
 章政績節孝為重四者有其一二而後可以議舉若鄉里之
 善人不足以言德也風雲月露之文科舉抄撮之業不足以
 言學也出仕而但知龍斷駘削持祿養交或鄙穢封殖以肥
 家者不足以言政也邂逅死於兵火運蹇終於沈淪脩橋造
 廟隨例賑施不足以言節言義也今天下高官膺仕任人之
 擇處良田廣宅任人之買占利藪名場任人之居奇而此冷
 淡之一席又必欲用勢用財以攘據之鬻宮清閭之地顧為
 藏垢納汙之區乎吾邑鄉賢自晉迄明應祀典者惟衛涇之
 名德曹應符之節義顧英之政績張時泰之文學數人爾其

他不過文章博雅之士自明以降無論已如夏禮張烈之政
 績張翰凌巖衛富益杜英發章夢賢章元澤張元澄顧從義
 之節義莊肅朱應祥曹宗儒之文學稽之郡縣學顧皆不得
 與焉與而非賢祇增其辱賢而不與不損其賢也清浦志
 嘉靖乙卯七月倭犯周浦知府方廉遣謀毒賊巢中井死者
 千人丐者穆一郎與朱夫力也一郎以五色粉墨塗面漆身
 為癘行乞賊中因盡知賊眾寡所在以聞於官又與朱夫懷
 毒夜納井中賊飲井水輒瞠目不能語土人通賊者告賊飲
 於河故中毒不甚深然亦多死焉又張二郎者善泅伏水中
 能十日不食並趨捷善走死地甲寅應募誦賊數從水中鑿
 沈賊舟時偵其情形且斬倭首以獻予之銀牌不受勞以酒
 肉則受賊平論功應世襲百戶加以章服妻以妓女皆辭行

乞如初後方守開府江南訪得之寺中伽藍祠下使領所犒

金終笑不受

倭寇志略

前志據顏志作軍門恐其

他往強與之百金遂遇害與此小異

景泰中有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者頗自矜炫後因歸省東

海先生作文贈之其畧曰昔司馬相如拜中郎將歸蜀太守

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鄙人榮之沂公王曾及第歸青州郡

守軍帥率父老具樂郊迎公乃從間道入謁不敢當禮論士

者不必究其始終於一端窺之亦可知其成就矣近時以僥

倖一得往往效相如所為以誇耀市井吾嘗竊歎之今君賜

告歸省吾雲間之仕於朝者道衣錦之榮備矣予妄以沂公

之事望之亦挽流俗之一機也前輩直諒之風猶可想見

迷

萬歷丁酉上海徐文定領解順天青浦呂克孝領解南畿甲

辰進士入翰林者文定與張侗初龔姚岱芝士慎共三人皆

盛事也

宋府志

國初上海潘衫黼字維符以明經任寶應教諭以逋糧案被

黜歲戊午復以長篇首名入學年已七十餘後累試前列志

不少衰每袖一篇循行阡陌倦即於澤畔少憩出其文讀之

一日偶過某人齋某素不相識然耳其名因烹佳茗飲之日

將暮家人迹至促之歸則應曰此地儘佳何為復他適其忘

機如此後海甯許時庵文宗歲試憫其老也為作獎語給以

衣頂雅非其意又六七年始卒

見間龐記

湯西崖右曾大

雅委荆棘斯人久寥落吾生苦不早心迹長寂莫窮年抱遺

道益尊讀書七十餘年細大悉討論檀弓言物始讀學百不存

歎息耳食子焉能窺離藩忠義在天下皎一行成神官錄用

四公事載史臣筆君今老書生奮袖談一若行白日卓哉三

以補闕逸我昔遊吳中竊窺一語妙今茲淮南路半面接言

笑晚將零落意託契到年少張裴彼何人往事重憑弔見懷清堂集

陸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抄錄國朝前輩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濟今世學者亦有務為博洽問及朝廷典故一代之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眾終為俗學移愚齋筆記文裕公書結法無一筆苟雖尋常家人語施於所親狎者亦精審適密有二王尺牘遺意移愚齋筆記文裕公無孫乃盡取族子垂髫者擇之命設酒飯令諸子侍側時陸三山郊方十歲飲食自若餘皆畏縮至不敢舉箸文裕意遂決三山後官石阡守雲間雜志顧廷評家多姬侍織紉刺繡冠絕天下里中一老儒金姓者入坐眾方譽顧製作之工老儒拱立曰正不須此錢文通好

新以大紅雲布製吉服入朝內臣遂達上前命松江歲解至今遺害公家何不多事紡織使入門聞機杼聲便勝四部鼓吹何乃長日慊慊使粉白黛綠者停鍼不語廷評顧客笑曰莫謂兄自學究出語真朴中何期嫵媚明日命婢繡停鍼圖視之窮態極妍而擘絲了無痕迹觀者傾一邑維揚大賈某者重幣踵門特請一見以漢玉連環及周昉美人圖易之吳南

舊話孝廉沈汎其母年二十守節汎纔五月耳家貧課子艱辛備嘗得見其子選貢而卒汎念母節求海內名公哀挽題詠盈一笥出入必攜遇盜劫去汎號泣不欲生遂榜於途告以苦衷後陳眉公忽於佘山呂公祠內得一包外書煩眉公先生轉致沈相公啓之則名公之作不遺片紙節孝之感可以格

盜賊如此泓後舉進士避亂居紹興祝髮於東山其童阿寅

同出家為師徒焉客諧偶鈔

徐文定好經濟之學及拜詹事著農政全書成達于乙覽上

喜日向聞翰林以飲酒賦詩多受書帕為能事今何緣得此

人乃知宋臣呂夷簡輩固代不乏賢遂即大拜澤國紀聞

徐鯨獨力修方正學祠及安德門至新亭岡大道其孫行事

親孝與友信終身不二色通奇門六壬術按鯨與行無家世可考邑亦無方正

學祠及安德門新亭岡等名惟前志獨行類傳載之姑移於此

張中翰永銓古文集十四卷黃梨洲謂見其西山遊記極簡

潔宋牧仲謂為今日之古文大家又謂其文則韓蘇而理則

程朱閑存堂集具在洵不誣也漱芳齋詩話

喬廷選著周易象貫一書迄二紀而成書成之夕農夫辱水

者見星朱色大可合抱自天垂下直貫著書之室松江詩鈔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頗常怒氣滿腹

形殊弗雅然味極佳資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東坡先生在

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真是消得一死浙西惟

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必用蓋祭品畢然後作羹而

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為禮腹中之臍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

婦也豈乳亦異於人耶顧千載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

則夫差之亡國非偶然矣若鱗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

海杭州之海甯人皆喜食螞蟻名曰鸚哥嘴以有極紅者

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矣按類編魚部

引博雅云鯪魚盈之反鮪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

今人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為鮪較耕錄

仙人墳相傳唐李在龍華百步橋東初在橋堍萬厯間張雲
 程建橋得碑遷葬於此有五百年後張起龍輕輕移我百步
 東等語按雲程號起龍其後潮水不沒鄉人呼為仙人墳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王古墓至正己亥春為其里之
 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參政良仁妹諱惠淨以該恩奏
 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田入寺因於紹興四
 年十月耐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
 傳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脫其繡
 履傳相玩弄人以爲異錄耕
 浙西園苑之勝惟松江下沙瞿氏爲最古宋秀州守方岳亦
 有詩留題壁間後紫陽虛谷翁來遊繼題十絕其一云壁間
 墨客掃龍蛇所寫詩佳字亦佳忽見一詩增感慨吾家宗伯

老秋崖錄耕

海鹽縣志載顧相公廟在雅山東麓神爲上海人有伏虎之
 異因塑一虎於旁香火特盛門外兩沙樸樹大數抱不知何

年物志府

明時二十保吳家街地方有虎患張某力擒之沒後里人思
 其德爲之立廟稱張相公殿香火極盛廟中并設一虎焉上
 王洪洲圻家訓云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
 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以
 事農圃足迹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鄭魏公莊諸
 孫皆爲農張浮邱過之題詩云童兒不識字耕鑿魏公莊夫
 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業可安也不可近於衣食爲市井
 衙門之事上

牡丹自宋以來盛於吳下上澳曹仲明所譜十五奇品時實有之菊自元郡人李明復所賦三十種孫子奕至百有二十

種鄭志

彭家渡西有一民從其隣乞醬頗不滿欲民恨甚歸途見一死虺收之復往潛置醬缶中隣以六月六日作餛飩食湯乾沸而不浮更益火如故正疑駭問忽晴天震雷一聲見乞醬者至醬所手握虺以出跪死門外其家始悟亟取所煮棄之

志顏

元陶應炎青村人治生大穰欲求一官因近幸見世祖命脫帽相之但曰江南富人也賜馬潼三金鍾而已不得官大德初始授休甯權茶提舉卜日上官至則死矣同時有曹元珍者以賄干縣尹欲得賦祿尹首拔元珍喜告祠堂趨出忽中

風仆地不能起而尹去官終其身不得升斗祿一事絕相類

可為不知命者戒

志顏

陳村趙二仇其異母弟欲殺之懸樹上杖數百不休其弟號曰兄醉我一盃以大杖杖我幸速死趙如其言持大杖將向

之忽雷電繞樹下趙遂仆地死弟獲生

志顏

浦東六佛庵有大銀杏一株鶴棲其上攫鵲巢以為巢方十里無完卵忽一日鶴方踞巢哺雛兩鵲凌空奮噪頃之萬鵲雲集爭啄鶴巢鶴與雛同墮斃羣鵲猶擣其翼而吮其血惡不可縱怨不可斂如此夫

志史

福泉山道士薛冷雲畜犬名託寬每出必隨冷雲瀟水犬歸銜其徒衣裾前示薛死所遂自沈

志鄭

海上史鑄為郡庫吏時丁倭亂出入多所乾沒無下數萬憲

司廉其事屢逮之然數通賄於豪右不及於患江西黃景雲
名文偉中省元舉進士今上海素聞其名而忿之知其故賦
長也思所以甘心者每逮賦長必迫正身至則稍寬刑責年
餘人爭赴之官捕史史隨至數其罪立杖百棍斃之黃退食
後見史常在側呼隸逐之隸曰史已斃何逐也頃之升堂復
見史立左右遂神思恍惚侵尋病弱而亡人以爲史鑄之侵
沒官銀罪宜也而強死爲鬼卒能仇天子之命吏何哉五茸志逸
馮雪竹者村中學究也負陸文裕公家奴田租繫之爨下適
文裕至莊所獨坐苦雨念無可與談者問里中有蒙師乎奴
無以應因言有馮某曾爲童子師願見主人令更衣以進文
裕喜其修雅曰君能棋乎曰不能若能詩乎曰儂言不堪奏
耳文裕大喜適庭有五竹設令詠之馮應聲而成曰我愛君

家碧玉叢如搖隻手笑西風雨低四面中藏鳳雲護二竿兩
化龍勁節遠過彭澤柳虛心不數大夫松夜來窗外分明見
千个蕭蕭月影中文裕擊節賞歎約每歲以二十金資其朝
夕留以相與奴退而謝過不復言負租事前輩憐才過人遠
甚五茸志逸

竈戶有蔡蘭者與龔裁比鄰萬歷戊子饑不逞之徒互相標
掠而蘭爲戎首龔被掠家立罄其後怨家共謀殺蘭焚其屍
僅存一足而龔不與焉未幾龔家母犬生三子蘭託夢於其
妻曰我以積孽被譴冥司罰爲龔氏犬若念我爲索歸其三
足者卽我也其妻往視果一犬三足因告之故龔恨而不與
畜於家此犬極猶而警呼以蔡蘭卽至其報應如此五茸志逸
顧尙壘季子曰奎英者少年好游戲揮霍一時嗜利小人攜

蟋蟀善鬪欲買之其人不可因以一金質之故與其僮刺殺
蟋蟀即持金并加金來贖顧曰死矣其人竟仆地大哭曰吾
恃此以生今死之是死我也因許償一金哭如故又益以一
金哭復如故直至四五倍其人含淚而去游浪太甚不久而
赤貧如洗矣又奎英仲兄曰斗英者善弈工書又能詩性豪
俠亦喜奢華麗家僮無不簪玉衣縞者門下多食客藉以
為家後病反胃隨意而食隨口而嘔嘗以二十金市餅以供
其饜倘所謂物極必反者耶後公死之日家無遺貲賴太僕
扈海陳公施木以戢其身焉五昔志逸
潘方伯少子號陽吾家有園林之勝冠絕江右詩句翰墨亦
擅當時其詠園亭云繞砌皆流水無煩更鼓琴五昔志逸
萬曆壬寅五月海風吹琉球夷六十至南匯當路請歸之有

愛滅麻各門者以疾物故郡守許周翰為封而悼之以詩曰
白雉同遺骨華棺送此生鄉人哭盡反異域豕旋成宿草魂
帝識寒潮恨豈平海壖風雨夜徐市不勝情公又屬曰願我
民羸博視之勿毀棄也五昔志逸
萬曆庚戌民家娶新婦曹氏年十六其父母住虹橋當吉日
宴而嫁之其嫂饋以茶方授受間盞忽中裂各持其半已而
女登輿出門室中有數鬼號聲不已抵夜分行至百步開口
女已覆舟而男女隨從同溺死者三十七人蓋百步為黃浦
支流湍悍而渾濁不宜有閘閘則沖激勢橫積沙內壅以故
舊不置閘上海令誤聽好事者之言而一時縉紳又多為風
水計者遂與附和成之數年間破舟覆溺者不計其數曹女
特其一耳幸而開口旋亦衝坍郡邑知其為患寢不復修然

前此之禍已無及豈非好事與營風水者之咎耶後之君子

其慎之五茸志逸按五茸志逸又載上邑西南太平橋去

之子萬歷辛丑卜日成婚遂者入門女許字邑數輩皆女嬪

不觀顏色心甚怪之司而覆盡溺焉橋許故有廟先是有人

言夢入廟中若見有官司聽訟者叩其一事一人云訊姚婆

事耳即女嬪也時禮人孔傳山見一人來呼邑中某家人明日

早親借至中途不往故得免於龍華之厄因孔有孝行人稱

孔子云西蜀敖選筮仕上海清嚴絕俗在官五載未嘗見其笑容課

最入為御史去官之日僅攜三篋不加扇鏞所貯破衣敗絮

而已獨訊獄過於刻覈事涉人命即羅織鍛鍊無一得免公

後居喪為母營葬地乘馬上山忽有大鳥從空中奮翼撲之

馬驚墮深谷中肢體糜潰以死因念此公清德不宜罹此慘

禍或者治獄枉濫之報歟五茸志逸

宋徽宗內庫所藏玉杯三其一名教子昇天內外光潤絕無

纖埃杯口三面聳出螭頭如生真神物也二名八面威鋒三

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甚細瑩白勝於教子而神稍遜其一

其三向在朱尚書旅溪家孫少愚文巖分得之文巖不能守

以教子杯典吳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司成文若公以原銀贖

歸而單螭在少愚處亦歸司成矣司成捐館無子立弟太學

文泉子為嗣而諸寶玉器則司成夫人陸氏謹司之萬歷壬

午秋陸氏卒陸宗族無不垂涎其家業者乃訟太學於浙平

湖劉令逮至圍屏眾瓜分其有陸有顯者曰兩玉杯至太學

生還矣於是亟取獻之杯到之夕太學室胡氏忿然曰太學

之禍此為崇耳睨杯欲擲於地左右失色請曰如太學何胡

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沽平湖薄酒一尊斟

玉杯中徧賜廝養臧獲明日上獻下午出太學于獄又明日張筵飲太學歡然而歸後四十年太學之子本洽成進士適陸之孫鍾奇以馬道衡謀反一案松守張宗衡置鍾奇於圜扉陸氏歸璧於朱鍾奇獲免死本洽以杯祭其父即碎其杯於像前松人無不以為美談語云象齒焚身懷璧其罪信哉

五茸志逸 按此即一棒雪傳奇所託也俗傳莫太常雪娘等事可據此正之

今析華亭之半為婁縣雖紛更而取名暗合於古初守土者奉撫按行議名曰東華亭西華亭疏上駁其不根乃改今名人但知崑山縣為古婁而太倉為婁東嘉定秦嚠縣亦音婁姑蘇是婁門而出者皆婁也越絕書云婁北武城闔閭所起婁東百里坑古長人坑從海上來故曰上海稽其始則吳名婁而析為華亭又析為青浦今而還析於婁也豈非暗合者

耶三國吳張昭為婁侯按婁秦之縣名屬會稽郡漢初因之東漢及魏晉皆屬吳郡隋省唐始置華亭縣屬蘇州五代晉時屬秀州宋改秀州為嘉興府而華亭仍為屬邑元陞縣為華亭府隸嘉興路尋改為松江府北有松江故名國朝因之直隸京師今又分華亭之半為婁縣五茸志逸膠人徐素書云海邑發源始於浙之天目直奔太湖迤邐趨南小頓於九峰間紆折至滬瀆真有萬馬奔騰之勢前有蒲匯塘後有吳松江兩水夾流龍氣清湛邑治癸丁坎局庚龍入首體勢雄奇洵東南勝域也

東吳澤國也以水為勝自天目發源歷杭嘉而東五百里間回旋曲折若龍蟠池中者不知其幾至松南而播為二其一北流蜿蜒九峯間出通波門以合於吳松其一東流是為黃

龍之浦氣勢宏偉實惟松之巨川兩支分流夾郡城而東以趨上洋而皆會於海其間回旋曲折若龍蟠池中者又不知其幾蓋東吳之秀實在於是而黃浦之一支南入於金匯塘者其曲折尤多人呼其地爲曲水村云張東海倣朱子武夷九曲歌爰作棹歌十章使名家子弟歌之風勸之意間存焉亦曲水一段故事也其歌云司馬橋西百曲流舟行一曲一回頭酒旗招我還來醉自笑行人不肯休潮來滾滾港水濁潮退悠悠港水清田家不問潮清濁灌我青苗總有清朝行船也暮行船來往東西直似絃多少後生嫌港曲問渠原不會行船早禾有穫晚禾豐只爲潮來曲水通笑殺愚民懶疏濬卻將赤地怨天公常言丞相愛開河卻似恩多怨亦多待看三年五載後人心思在怨消磨若個開河最有功金匯塘

口有徐翁種田得利行人便盡在春風和氣中大船區闊小船尖只販魚鮮不販鹽草堂指點曹家宅日夜書聲在水南葛仙門外畫欄橋日日春風送酒瓢沈醉不知賓客散玉堂猶唱月兒高百尺灘牽兩橈搖小浜曲沒半回潮且來司馬莊前泊白飯金齏玉色醪百尺流泉萬頃田黃雲割盡綠雲連村村社鼓家家酒都祝皇明億萬年願東江效東海體託詞漁者復作歌以繼之云黃河萬里出崑崙絡地經天赴海門欲知百折東趨勢請看江南曲水村曲水村中景最幽也宜杖履也宜舟白沙翠竹灣灣曲楊柳芙蓉歲歲秋水勢回環岸勢斜水邊隨處有人家漁郎放棹沿溪去一路東風吹柳花溪雨迎潮溪水渾鱸魚出水白如銀赤鱗不顧竿頭餌出沒波濤自有神權歌聲起釣魚回野鴨鴛鴦四散飛只有

沙鷗來往慣中流側目看人歸東灣沙積岸生嘴西灣水啣
岸生均長歌一曲無人聽百尺溪頭月又高水面無雲月出
早水面雲生月出遲雲生雲散都無定潮落潮來自有期
山葬龍銀作海華清洗兒玉作池玉池銀海黃沙滿江上漁
郎夜夜歸紫蟹肥時菊有霜紅蓮登岸白蓮香何人漫說桃
源好便有桃源是異鄉司馬莊前碧玉橋黃龍浦上畫蘭橈
弱流此去知非遠借我長竿釣巨鰲五茸志
松江舊屬止華上二邑嘉靖中割華之北上之西數保添建
青浦而隨有兵荒相繼時徐文貞在閣主議革之仍以其地
歸還兩邑萬厯初復言兩邑北鄉多負稅蔡汝賢為給事建
言復之意實為故友朱省祭房業計也文貞家居謂所親曰
昔我議革人或訾之今者議復人或幸之訾者謂其不便於

已幸者謂其便於已也恐無救於民耳後果不三十年而四
郊凋敝民不聊生矣夫松之北鄉皆瘠土荒區以是民多逋
負自兩縣割分亦欲一體征徭且增一縣冗費是以民不能
支莫不服徐而憾蔡矣乃知老成謀國自有遠猷達識非新
進書生所能及也五茸志
明嘉靖以前吾鄉登第者歸皆徒步拜客但張蓋耳自嘉靖
辛丑張公鶚翼約諸同年曰吾遲暮撥一第堪僕僕奔走耶
諸公入里同用轎背約者罰故轎自辛丑始五茸志
萬厯庚辰夏上海川沙堡獲海船一夷人二十一人部使者
鞫其事其人有牒呈一紙內書濟州使司兼水軍兵馬都統
使云云右呈戶曹時萬厯八年二月日有梁成貴者能書有
問者成貴答云係朝鮮濟州島人同往本國遭風飄洋至此

上海縣志 卷三十二
乞由山海關送還訊以牒內不稱本國年號終是假詐成貴
云本國奉大明正朔別無年號因驗經濟州在朝鮮國南海
中如中國之瓊州然蓋古百濟之地部使者以聞詔歸其國
其舟中帶有異餅徑三四寸厚三四分青黑色明潤若凝膠
中穿一孔貫之間其名答曰蝮餅其眾爭啖之五茸志逸
萬歷庚子七月川沙海洋中獲倭船一隻有倭人四十九人
婦五人其一乃處女也年甫十五六譯知為琉球邑令女以
燒香娘娘山為颶風飄至時郡守許維新安置於織造局而
飲食之其女名阿梅貌白其四婦一為邑令妾三為婢妾與
婢裳同二幅女六幅以別嫁與未嫁留數月琉球貢使至許
公遣人送至廣東乘便帆歸五茸志逸
顧太學家工鍼繡八駿圖雖子昂用筆不能辨亦當代一絕

董元宰每勸太學令多繡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因正如

繡鐵面說法耳

五茸志逸

邑令鄒人昌治短於才專以諂媚鄉紳為事時姚通素杜完
三居諫垣鄒過其居必下輿而步時人為之語曰舟人不會
撐全靠搖著力若還風水起舵也少不得此語借字音善諛

聞諸京師

五茸志逸

嘉靖間進士石英中負才放誕目中無人常撫乃翁背曰如
此狗形乃能生吾後為比部郎有妾與家奴通石殺妾而支
解之盛以食箱遣人輿至城外血從箱中流出門者發視人
頭手足皆見據實奏聞竟坐棄市石嘗擬文選作七宣詞義
高古人多不能解竊謂以彼其才少軌於法便成令器乃恃
才騁情肆言無忌卒陷大辟悲夫五茸志逸

婦人偽爲男子人知有木蘭與黃崇嘏耳近上海浦東有呂某者自國變時其妻被擄呂鰥居後十五年忽一雄健丈夫腰弓扣馬至其家索酒食問呂何姓室何氏外父何名一一告之其人隨抱頸而哭曰我卽爾室也關山遼隔靡日不思近奉 旨尋夫乃得歸隨解腰頭五百金付呂作生計此已

亥年事

五昔志逸

北宋時上海未立縣設市舶船司通諸夷交易海中廣闊特築寶山爲號使見山停泊後寇舟每於此岸或北入劉家河南至柘林受害不淺然此山人工所築有土無石去之亦易特有司不爲耳

五昔志逸

我鄉自陶南村撰輟耕錄及說郛嗣後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徐長谷何柘湖張王屋朱邦憲董紫岡繼之又與吳門文

徵仲王履吉交故皆能泛濫恣討而莫廷韓又游於四公間復得其外祖常熟楊夢羽藏書朱太史文石廣蓄宋版而抄本書亦不下數十種諸君捐館之後散落人間孫漢陽復得之至今借讀多朱氏收藏印記者

五昔志逸

明初上海民錢鶴皋作叛太祖命魏國公討之至蘇令葛指揮爲先鋒聞砲聲驚懼脅從皆農夫持耒耜以戰遂就擒俘京伏誅鶴皋刑血皆白太祖異之以爲厲鬼首命天下祭厲鬼皆稱無祀鬼錢鶴皋等至今猶然

五昔志逸

昔北宮前有一魚自海水來湧於浦邊潮退不能去漁人計捕之見魚身人首但無手足人畏而不敢食一徽商賤價買去煎油百觔

五昔志逸

鶴沙蔣氏女生元統甲戌年十三夢白衣大士摩其頂曰汝

有身毒國夙緣當出塵受五戒且錫其名曰道本覺而白其
夢於母即絕葷日夜誦梵經戒行嚴肅越八年告訣於母曰
某年月日當逝求淨祝髮二親遂其請至期沐浴坐化時年
二十一歲至正甲午三月二十八日也茶毗日五色煙起舍
利如凝珠異香經日不散送者以千計無不驚異其事五茸志逸

前志入方

王世焯上海富室為中書居京師有年 大兵南下世焯謀

任安撫之職歸故鄉儼行 欽差事例人莫不畏且羨之凡

挾私倚勢者蠅集後託言復命去至崑山界忽頭後患一小

瘡仆臥不能起宛轉叫號三四日即死家人斂其屍入柩頭

忽自落細視之頭項胸背俱全潰矣五茸志逸

半段溼一民家種南瓜剖之中得一馬姚通素親見之以為

此地必有馬詢之則種瓜之家乃馬戶也其地常有馬交故

孕馬耳又小東門杜家畜一馬忽產一卵青碧色通素以為

此馬有病其言均有理五茸志逸按輟耕錄云馬生

潘學憲伯明為柱史歸偶有人持玉印來售其文曰雪堂學

憲謂此蘇長公物也以一金得之未幾出知黃州府治後有

東坡書雪堂在馬題名下即此印五茸志逸

鄭公思齋令上海初莅任謁文廟畢即索諸生試作庠師以

十卷呈之閱完令一門役舒掌置各卷指間曰以此持令不

可紊亂第一指一卷次年聯捷第二指一卷久之成進士第

三指二卷終鄉舉第四指六卷以青衿老矣俱一一不爽第

一即潘恭定也五茸志逸

十八保民張守愚妻岑氏始以無子求之普陀山蓮胞生二

子

子一名海音一名海幢後家道日豐遷居余山高粱橋其妻連舉三女俱棄之後至崇禎十五年妻已四旬餘矣懷娠十月四月一胞連生五女中有一無頭者俱不育而其妻亦亡此見棄女之報五其志逸

謝家墳相傳謝安裔孫東因西交兄弟始居此故名謝家巷二十二保二十七圖石牌庵後椿樹浦內有石擔石籃在河

底當風雨時石聲隱隱可聽世傳宋時仙蹟二十二保十六圖有古井清冽而味甘較天泉尤勝大旱不涸汲者全集蓋三百餘年矣相傳當時就泉眼鑿之

萬工山在法華鎮觀音寺後土岡若環明永樂四年八月僧紹一監石於岡之陽曰觀音寺萬工山之碣弁以唵齒臨三字梵語也義不可曉

禦倭牆在法華鎮王氏始遷故居明代倭寇竊發從吳松江於庫樓西南角上堆女牆高五尺有奇蔽壯僕於內倭至輒以石子擊走之會倭冒盾而進處士固勇敢不為所傷後募刀斷四指血濺至壁歷久不復至今牆及石子尚存子孫屢新其居不敢改

明太祖以三吳不早歸順盡籍豪族富民之產為官田按私租簿以定歲額此蘇松賦重所由來也正統間周文襄忱舟過松江見田地俱荒蕪不治召民陳秀問故秀答曰田有官田民田民田五升起糧官田一石一斗起至九斗七斗五斗

以故居民遠竄若得減額便可招集文襄領之令至察院具呈松郡減糧自此始太祖召諸糧頭入見秀手足胼胝呼為良民見法華鎮志接木文秀

正統問人與注不符必有一誤

萬曆七年邑人陝西參議王圻以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保上

上海縣志

卷三十二

卷三十二

鄉瘠土具文知縣敖選申請照嘉定例改折至二十年撫院

具題始准永折每石銀四錢三保折糧自此始法華鎮志

明洪武三年秋七月十六日大風有物如鳥鷲又類屋瓦至

沙岡漸下集於里人林彥英家風息視之垣屋四周皆楮幣

也人呼鈔飛林按楊瑀山居新語云後至元丁丑青村鹽場有蘆一枝飛空中後有鈔隨之集於里人林

萬曆二十三年有鹿高丈餘自狼山渡海入黃浦絕流而過

縣官以十餘舟載矢石擊殺之重五百餘斤又崇禎時長人

鄉周孔璋藝菊忽榮一花上下四周共三十六萼環之見王

光承集俱前志城中化龍橋為喬氏世居廳事前有小池一夕潮忽至直通

堂上高一二尺許潮退行深浮萍淋漓滿壁莫不驚異未幾

喬公光烈為湖南巡撫弟照為浙江提督後三十年陸氏竹

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陸公錫熊為副憲履園叢話

陳二法華王氏僕其兄大與博徒爭毆誤以足踹人死當抵

二慨然曰兄有室可事母吾了身無累願代承兄不允至官

兩承之二辭堅且告之故官嘉其義許代抵而從末減擬軍

未遣遇赦免法華鎮志王三和尚身長有殊力習腐業於法華東鎮會明季游兵掠

食一日至王處索豆漿飲王佯諾徐手舉七石缸二自水至

岸側給兵運進兵不能動咸斂手相戒不復至 國初猶有

假倭名目從蒲匯塘來大肆劫掠臨去挾土人負輜重王在

派中至河濱始瞋日向倭曰爾鼠輩能以力勝我則畀爾物

否則死倭大譁而前王摔其魁入水以次七八人健者畧盡

羣倭四散遁由是三和尚名著遠近里中賴以安死葬眾安

橋南後墳毀見其臂爲獨骨云法華鎮志

徐文定祖西溪公緒墓在肇嘉浜南原丙舍後種橘一株嘉

靖王子舍燬於倭橘亦盡越二十年塵根朽株上忽發二葉

當年結實四枚未幾文定發解北關法華鎮志

閱新場著姓也未有登科第者有某者其長子應戍北直任

邱其父泣曰汝在得佐我旦夕若阿留者徒健啖耳後將何

倚子曰阿留驥何不買一妻配之以代父從其計阿留無知

果貿貿然偕其妻去乃數傳而生大宗伯楷宗伯之姪煦亦

仕至大司寇今郡志僅司寇附名於嘉靖戊戌榜末亦不明

識其爲上海人而以戎籍發任邱者司寇任浙藩時迂道至

新場謁墓而宗伯竟不入誌叔姪尚書盛事也今知之者絕

少顧與許俱上海人太祖時咸以應戍解至京師定衛泊舟

江許顧曰奈何以一身之罪累及子孫躍入大江而死子止

八歲其妻撫之而泣許謂其妻曰我當佐汝子擊登聞鼓上

訴之太祖聞卽召入見憐之赦其罪并戍許於京衛亦以近

地恤之也復大書孝子二字以賜其兒後孝子之孫登天順

己卯榜仕至廣南太守太守之孫曰東川公定芳東川之子

俱博雅好古喜交天下士而從禮仕至光祿少卿從義仕至

大理評事皆有名於時許之後曰石城先生穀以嘉靖乙未

會元仕至尙璽正卿石城之父名陞號攝泉能詩而隱與顧

敦交誼最篤今鮮有舉之者夫閱許原籍上海皆宜附之邑

乘而兩失之當時修志秉筆者爲張王屋張博學多聞不知

何故見遺余故備述以俟續志者採之閱事爲其族之裔孫

時右所述許事則顧之後未該語也據莫秉清傍秋軒文集

萬曆丙戌唐文恪大魁天下而青浦顧振宇鳳翔登武進士

榜第一有司欲建文武狀元坊文恪公辭之

樂宗茂浙江仁和人進士宏治戊申署上海縣事食河豚而

美既徹問有餘則侍卒已食之矣更烹以進倉卒不熟下咽

而死卒懼徙其屍縊廁中以自免宗茂政事有可觀者據松

王國寶范志始列武途為三邊總兵官前志辯證云王氏譜

係迪十七世孫官三邊總制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

明季殉難陳表作御史喬時敏有國寶像贊像亦文品服但譜

不由科第不詳未便更正夫國寶以侍郎官總制又殉國難即

沒不彰也徧查明季殉難諸臣無其名邑城忠義祠耐其位

今併王氏譜不可得而見矣姑闕之考明史總督三邊軍務

邊起左都御史王越總督陝西甘肅延綏雷夏軍務後或設

或革嘉靖四年始定設初稱總制十九年避制字改總督國

寶既在明季當稱總督今稱總制誤矣至明總兵副總兵官

職甚尊無品級皆以公侯伯都督為之宣德間有陝西總兵

未聞有三邊總兵

官范志恐不足據

喬將軍一琦家世業儒琦厭薄經生業遂以武節著有神力

能拓數石弓嘗戲馳馬從屋梁下過以兩股夾馬四蹄懸空

而起初川沙瀕海有野馬鐵色腹下旋毛若鱗甲龍種也每

出食雞犬殆盡漸傷人人不能制一琦置豆棧納苜草於中

縛草人如己狀戴箬笠立數步外食料盡并食草人習以為

常一日仍置豆棧而已葺笠手繮鞦縛藤鞭無數馬近一琦

遽揪馬鬣口齧其耳施繮勒騰身上馬鞭之數百馬奮怒狂

奔不知其在海在岸也閱一晝夜始止視之仍還故處俯首

就縛乘之即馳日三四百里顧非公不受羈勒圜人飼料而已後一琦為劉綎前鋒兵敗殉節馬悲鳴竟日亦投崖死馬

名鐵駒

沈文恪公荃順治八年舉人九年登進士賜第三人及第仕至禮部侍郎府志青浦志皆有傳上海志無之乃楊光輔淞南樂府探花廳句註云文恪舊第在邑城內四牌樓街又雲間鬢序題名錄順治八年學政李嵩陽取上海學四十四名第三十六名即公復攷府志選舉表公以五年選貢屬府學何八年乃入邑庠殆如戴有祺之借材異地也今沈與戴皆不列傳故附識之

順治十年癸巳閏六月上海民飲牛春申浦忽見浦中兩鬣高三四丈乘潮而至嚙牛足入水眾力救牛得無恙股間嚙

痕大三寸許訪之漁人曰此巨鮎也尊鄉

九月初六日海寇深入春申浦圍閔行鎮搶劫一空郡城及

各村落皆紛紛驚竄既而乘潮挂帆而去出入自如官兵數

十僅騎馬遙望偵其已去彎弓鼓譟而已尊鄉

董紫岡名宜陽字子元博學善詩古文與徐長谷忠獻張王

屋之象何元朗良俊號四賢著述甚富有金蘭集一卷皆一

時名賢贈答之作懼簡編遺落今備載其目於左紫岡草堂

撰遺安堂記孫承恩撰曲水園記黃佐撰隴西別業記張之

象撰城南草堂記張世美撰西齋藏書記皇甫別業記張之

徐忠獻撰詠風堂賦袁尊尼撰紫岡賦盧梅撰桑亭園歌沈

明臣撰簪蒿齋銘方道成撰寒綠亭賦盛時泰撰漫園記張

世美撰董子元卜築疏莫如忠撰西

霞山房銘董氏宜陽撰尊鄉贊筆

董氏自南渡以來始祖諱官一公墓形家謂之金鉤釣月相

傳江西賴布衣大有所作內有漆柿一株長二丈許皮中空

大僅一握每鄉舉年結實則宗子必發一人歷試不爽載入郡志明季枯死垂二十餘稔至順治辛卯忽復生枝幹漸茂甲午始結實而含中式庚子又結實族人有應試者偷折歸供朝夕焚香頂禮乃竟被斥而愈復得雋但餘歲亦或結子且不止一實大約遇試期所結不過二三又以經霜不落為度過多反不驗然其間亦有定數數既定而後物之氣應之無徒委諸草木也尊鄉贊筆
萬曆癸丑會試填榜至一百十六名劉芳節草稿失判一條倉猝補入副卷第一名乃董少宰公邃初也尊鄉贊筆
楊師橋有少婦與翁姑同居姑妬甚屢以新臺疑翁思有以試之一日薄暮婦織窗下姑竊翁衣巾服之儼然翁矣突至婦後俛婦面婦大怒嚙落一耳姑負痛掩面走佯稱疾匿牀

間其婦信以為翁也持耳奔訴兄兄以翁為人素端謹未信至晚婦怨恨雉經兄乃偽訪翁欲於坐執之翁出迎則雙耳宛然而衣有血痕告以故曰此必我妬婦所為遂偕入室登榻去被耳亡其一矣聞於官官曰饑翁之行不義疑婦之姦不慈致媳之死不仁竟擬辟尊鄉贊筆
董容大字申江著雜識一卷偶於藏書家見之初不著名氏取家譜按之知為公作又叢言六卷俱係抄本其間載均賦一則曰吾鄉糧賦分三等而上中下三鄉未為至當西鄉稱上有一畝僅租五六斗或七八斗者南鄉稱下乃有十一十二保一畝收租二三石水旱無虞者東北稱中有僅種花豆青秧亢旱無收者近浦稱中亦有蕩田止收數斗者東鄉稱下間有所收踰中上者愚謂三鄉田每鄉分三等以九等定

賦方愜輿情低薄更須核實列為下等斯實矣尊鄉贊筆

章生颺高名士也薄游山左壽張縣有嫠婦薛氏者富而守

節族人利其家貲強之再醮婦堅不從乃誣以姦訟之縣縣

令章君貞與颺高向聯宗誼族人以六十金餽之屬令斷改

嫁令如命婦忿極投繯死及歸舟神氣騷擾隨感疾纔抵家

徧室中鬼聲不絕忽口作山左婦人聲曰我在上海縣學久

等汝不得今得之矣惡黨俱齊可同往面質也於是哀號半

日而卒尊鄉贊筆

明初崇尚儉約貽謀子孫內服以松江三梭布為之母得用

綾絹今市井小人皆不屑以此製褻衣而富貴子弟無論矣

吾鄉休養生息較四十年前什不逮一若漫無節制上官往

來猶以富饒視之恐非地方之福也尊鄉贊筆

范樹鏃名彤弧為諸生以博雅自負喜遊貴人之門瀋陽有

同姓為顯官致政歸策蹇從之每對客稱家哀不絕口嘗著

繡江集一卷網羅見聞纂集軼事秘甚不輕示人然中所載

多有未確顧乃誣證舊事詆譏昔賢求其立心大傷缺薄即

如王新建之道學徐文定之相業顧正心之義俠皆不能免

然則善真不可為乎斯直碧雲駮之流亞也又曾記先少宰

公力致高道素之死此時思陵盛怒高自取死法與他人何

與且先人天性不飲酒宦京邸二十餘年寓中惟攜一婢及

駮僕數人歌舞之說毫無影響即此一事蓋足見此集之不

足據矣予不可以不辨尊鄉贊筆

燕翼錄曰宋天禧初富人鄭巽出粟五千六百石賑飢求補

官不許晁迥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即止詔補三班

借職自後皆得援異例以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令庭參而
已又雲間瑣錄載我家朗洲公子儀登第有司贈旗匾父南
田翁欲往報謝乞宗達以書先容具揭入行庭參禮郡守立
待一茶後司理及縣令俱朗洲同年南田以庶人自居絕不
往謁觀此二事見古之上官慎重名器下亦各安其分罔敢

僭越

蕞鄉
贅筆

吳某授秦中一令偶富民犯法令故重入其罪其人百計祈
哀初亦佯許卒殺之止一子十餘歲併沒為奴後年老罷歸
有戚開府東郡時吳已鉅富且逾古稀矣輦金詣戚為起官
計親友共諫止之不聽富民之子已偉然一丈夫性恭謹指
使無不當意極愛之令首途中道不辭而去眾疑為逃也一
夕解鞍甫息其人率壯士三十餘輩皆以絳帕抹額斬關入

叱令跪面數其殺父之罪吳叩頭乞憐諸奴亦環伏號泣願
以所輦之金進殊不顧揮刃斷其頸以首掛鞍并截四肢呼
嘯上馬而去餘僕載屍踰歸家人結草為首以殮之此庚
申仲秋事也夫春秋大復仇然君父之大義深不共隱忍不
發者往往有之乃能韜晦二十餘年屈身忍辱獲雪大恥非
智勇兼濟者能如是乎雖史書所稱何以加焉惜未詳其姓

名云

蕞鄉
贅筆

從來田畝有一定之額時巡撫某忽創為丈量之說檄廢令
劉從諫先丈青浦縣劉與圖蠹共為姦利田之增減視賄之
重輕計起科田一萬三千餘畝百姓譁然不平此項初無與
朝廷徒飽貪吏奸民之腹貽地方無窮之害良可歎也憶元
有奸民詣中書訴松富民包隱田畝為糧一百七十餘萬石

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緡宜立官糾察追收中書移文驗視時

王良為江浙行省較驗官條陳曲折言其不過聳朝廷之聽

而報宿怨且冀創立衙門為徽名爵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

不測非培養根本之策事遂寢良字止善紹興人今安得有

止善其人為民請命哉沈存中筆談云兩浙田稅畝三斗錢

畝出一斗或奏其擅減稅額方贊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

法兩浙既為王民豈當異視上從其說至今不改方贊生五

子多顯者孫珪為宰相豈惠民之報歟然

則病民之報不言可知矣 海內世祿如莆田之林宜興之吳閩閩之盛不可多得吾郡

惟寒宗稍多亦最久自明天順已卯迄今康熙辛酉世傳十

五時歷兩朝通計二百四十餘年科名繼起皆一祖所生其

間中斷者祇七年他族通顯或過之求其連綿不絕吾族外

不多觀也按譜御史介軒公諱綸始中天順已卯舉人甲申

進士通籍十七年歿七年子大理世良公諱恬太守世恒公

諱忱俱中成化丙午舉人宏治丙辰進士又五年季弟知州

世康公諱懌中辛酉舉人大理公通籍二十六年卒太守公

中二十六年尚寶朗洲公諱子儀中嘉靖壬午舉人戊戌進

士又十六年太守公卒尚寶公中二年五泉公諱充大廷評

公諱志學俱中庚子舉人又八年尚寶公卒五泉廷評二公

中十年少宗伯公諱傳策中已酉舉人庚戌進士又三年望

海公諱傳教中壬子舉人又三年兩公卒宗伯公中十八年

環浦公諱晉中隆慶丁卯舉人又十二年宗伯公卒望海公

中二十一年文敏公諱其昌中萬曆戊子舉人已丑進士又

六年望海公卒文敏公中十六年緋百公諱尊聞中癸卯舉

人又四年先祖少宰遂初公中丙午舉人癸丑進士又二十

年文敏公卒少宰公中十三年中丞公諱象恒中戊午舉人
已未進士又三十年少宰公卒中丞公中三十七年而不肖
含明中順治甲午舉人辛丑進士弟俞中庚子舉人又五年
中丞公卒雖祖宗德澤未艾而立身揚名以垂勿替是所望
於後之人耳董各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三月初五日漏五下海寇駕二巨舟由
吳淞江直入龍華口劫去糧艘二守備司起龍不及甲單舸
追之力戰殺賊副將張一奉畏賊不敢赴救起龍矢盡中鳥
槍死賊屢入內地官兵既不能預防任其出入海邑彈丸荷
斯土者豈可無善後之策哉尊鄉 贊筆
順治年創為飛糧各鄉富戶頗有廢家者村西王文石陳瞻
甫殫力呈懇當事謂係荒區乞免拖累三十四保等圖得免

逃亡之禍紫隄 村志

諸翟鎮西童行五妻以養媳未婚而死次日須棺斂午刻忽
自起取米詣水次淘漑呼之不應尋返至原臥所而仆見者
驚駭是謂屍蹶蓋禍徵也未幾行五以癩逆被擊溺死雙鶴

浦紫隄 村志

錢金甫字越江康熙十七年以鴻博薦入北闈中式明年春

聯捷選庶吉士旋中鴻博授編修是時兩榜並登惟沈筠與
金甫兩人按前志辨證金甫高橋人時未分縣作華亭人而
華志不載國朝進士題名碑 熙朝新語均作

上海蓋金甫居高橋里以借籍中而復
姓錢也辨證疑為寶山高橋人亦誤

喬光烈少貧附鄰塾讀書至午歸竈未舉火慰父母曰師已
飽我矣仍至館後入邑庠教鄉童數人脩薄恆不能舉火繼
室張夫人賢而勤日以紡織助之光烈遇鄉閭輒不能往往

則歸黃恒賴同伴丙辰持八折錢八兩往同伴恐又累已也
 二場出預誠其僕買舟俟中秋夜出闈先行十六晚光烈至
 寓已不及而囊無一錢矣乃遷居織造署前之火星廟光烈
 素精醫乃張帟行技隨手立愈每至病家聞鬼語曰必避喬
 大人由是招致日多歸資已足而廟祝利酬金堅留看榜榜
 發同寓中惟光烈獲雋時總督尹繼善素知其名見光烈與
 鹿鳴宴訝之厚贈而歸公自襪被手一傘出水西門已薄暮
 呼渡江船見有官舫泊江干旗幟樓櫓甚宏麗舟子搖手禁
 毋聲令處舵尾一艙甚暗夜亦無燈但聞風濤聲尋酣睡天
 明舟子啓艙呼曰起起至矣促之急登岸惶遽中忘一傘於
 艙回視官舫已無有矣顧舟子不索值而金陵千里以一夕
 歸疑為神助後至邑城隍廟見兩廊神舟舵側傘在焉方知

附神舟歸云

據喬氏譜

汪文博年二十餘偶詈其母夜夢故父責之令跪張口割去
 其舌至曉遂不能言因手書其事深自痛悔順事其母踰月
 夢父謂之曰汝能悔過可還汝舌納之口中明日復能言後
 終身不敢忤其母

紫隄村志

汪謹侯僑居諸翟東市時瘟疫盛行十殞六七謹侯亦纏染
 臥牀恍惚身在一街口見羣牛奮角奔逐而至謹侯進街牛
 亦進街至街底有柵門不得出因向羣牛曰吾自今不食牛
 肉何如一牛仍奮觸一牛曰彼既發願可相舍但爾不食爾
 家仍要食也謹侯曰自今吾令一家男婦子孫悉戒食柵門
 忽開遂得出病旋愈

紫隄村志

陸洪疇字符九起龍孫篤於倫紀力行善事舟過泗涇見浮

屍瘞之又經羊腸河亦瘞浮屍二有印神像爲生者貧不能
舉火七口幾殞特給其資適邑中大疫日事禳祈神像得售
七口賴以全

枝安山房綠萼梅一株不知植自何時古幹鐵色皮盡脫如
柏初王氏居時梅輒枯榮以應家之盛衰不爽閱三十餘年
易李氏梅復活且茂蘭齋殉梅亦於是年枯園丁不知旋析

爲薪王鍾有綠萼歎詩

法華
鍾志

石家宅漁人網一蟹重二兩蟹鉗一古錢甚牢劈視之錢一
面古文四字人不能識復試之仍牢鉗如故爲好事者取去

嘉慶七年冬流丐結隊數百爲患鄉里男女俱精悍善鬪擔
中陰蓄兵器所過處畜產爲空諸安浜盛姓有鴨一池盡爲

法華
鍾志

所攫鄰里不平羣逐之丐露刃反鬪被創乃止丐西走至華
漕渡被害者益眾鄉人持農器出禦互有傷斃丐恃黨眾反
控縣時署縣石文連稔知凶橫不爲理復控府會青浦亦有
斃丐事詳府慮上海失出檄華亭彙謝撈屍令出江岸居民
逃無孑遺丐之橫官亦不能制矣石公因華亭委曲稟府事
乃平反至今頌石公之德不衰

法華
鍾志

嘉慶十五年春鄉人楊某從邑城歸將趁本鎮航船船尚未
開先於船中假寐夢見數輩婦人喪服號哭而來覺而知不
祥遂將所市之物暫寄而已則早從陸路歸矣是日風大舟
重行至半途而覆同船二十七人溺死殆盡

素軒紀
事稿

李林松吳松江非禹貢三江之一辨云按古昔但稱松江其
以吳松名者始見於陳書侯瑱傳

按後漢書左慈傳亦有所
少吳松江鱸魚語然係吳

字斷句觀章懷 又按禹貢三江孔穎達主班固漢書地理志
下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揚州在東北入海揚州下
一北字又按西南至陽羨入海揚州在東北入海揚州下
江胡渭所謂禹貢三江之名始見於此即指今吳松陸德明兼主
韋昭越語所謂禹貢三江之名始見於此即指今吳松陸德明兼主
耶胡云三浦陽江也又范蠡曰與吾爭三江之固始也陸德明兼主
於會稽在攝位後治水時浙江並未施功安得以此為禹貢
之三顧夷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而
無所專主蔡沈主庾仲初歸有光主郭璞水經純曰三江者
岷江也松江徐文靖亦主郭璞此璞又說山海經註江出岷
在江也彭澤正在江南北至常州宜興入海者是為中江又
而東直趨於海其東北至常州宜興入海者是為中江又
股至松江陰入海者是為北江吳縣南東入海者是為南江
入海之道有三也按此既分松江與吳縣南東入海者是為南江
其誤不待辨以上諸家說各不同而同以松江當禹貢三
江之一然而正義則已自辨之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

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
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
大江之名記松江等小江之說按班氏所云南江即松江也
於是大江入震澤之說既不辨水經注江水分為二其一過毘
陵縣為北江其一為南江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又東至會
稽餘姚縣東入海所謂為長瀆歷湖口者蓋東注於具區謂
之五湖口也經文此下有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
江口胡渭曰此注也而混入於經何以知之南江既入太湖
而東為松江則無更從餘姚入海之理故知酈元曲為此說
也觀此則吳松乃中江之別派震澤之下流也可以當史記
三江之一可以解國語三江之一可以當漢書三江之一而
必不可以當禹貢之一江明甚若以既入底定文義相蒙為

上海縣志 卷三十二
解則禹貢凡既字句本不連下毛奇齡曰豈雷夏澤而後漕
沮同嵎夷畧而後漕淄道乎蘇軾曰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
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然則三江皆震澤之委又近在數
十里內合為一江以入海無所謂三江既入者也安得據以
為禹貢三江胡渭曰唐以後吳越間為財賦之藪及五代時
錢鏐保有此一方徵斂頗急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漸淤塞宋
元祐中宜興單鏐著吳中水利書以濬松江為第一義南渡
都臨安仰給於浙西者尤重時人熟見習聞遂覺揚州之水
無大且急於松江者而以為禹時亦然因專主仲初之說元
明以來浙西之財賦甲於天下而松江之淤塞日甚凡言吳
中水利者皆引禹貢以自重蔡傳又立於學官為士子所誦
習於是揚州之大川以太湖入海之支港當之而康成子瞻

之言棄如糞土矣詳見禹貢維指胡氏據漢志丹陽石城下

極明晰又以正名百物無所假借為言尤卓識故伏讀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引地理今釋程氏大昌兩說以鄭蘇說

詮禹貢而三江之解始明今縣吳松江自不得附於禹貢之

三江而以今東南水利論之自東壩堅固宜欵金陵九陽江

之水雖不入太湖而東江久已淤塞松江日漸淺隘諸港浦

亦多湮廢湖水不能速達於海事與禹時不同此籌水利者

所以汲汲於下流之疏濬歟又謹按

欽定周官義疏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川三江義疏云江行

蠡復分為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引黃氏度辨正曰吳越

去海近水多自為瀆俗皆稱為江有三焉則謂之三江其實

皆小水非禹貢職方之三江也歸氏有光曰郭璞以岷江松

江浙江為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松江錢唐江

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為三江無疑按歸氏王郭璞說本

助揚州之域北跨大江南踰會稽則岷江在北浙江在南而

松江居其中此說無以易矣伏讀

御案則吳松江並可以當職方三江之一而仍不得為禹貢

三江之一舊志首援禹貢欲取重於經而不知松江之名隸

於職方列於史記漢書則亦足以重矣必欲強附於禹貢自

啟辨端顯悖

聖訓志地理者不敢出此故詳辨之如右歸有光松江下三

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

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北下二江東南上七十里

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江東南上七十里

曰下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東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南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北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西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東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南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北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西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東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南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北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西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東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曰南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

道光六年十月初八日據邑民王達德報稱堂弟王阿寶王

瑞增捕魚為業初七日與縣民顧金觀等爭漁界鬪毆阿寶
 瑞增皆受重傷經鄰保等勸散各歸阿寶赴漁舟照料瑞增
 回家養傷至初八日瑞增往視則阿寶已被顧金觀等毆死
 瑞增傷重不能赴案囑達德代報云云初九日縣令詣驗屍
 臥漁舟船板下身披棉襖頭載氈帽下有破棍而無履襪藉
 藁向裏面有血污詳視船板以上毫無血迹知非移屍也及
 起放平明地面驗得偏左連太陽左髑骨左耳門接連四傷
 皮開肉綻內骨皆損痕口齊定為鐵器傷而傷痕甚闊似非
 刀刃胸前又有尖物鐵器傷二處皆透內而兩頭尖圓似非
 刀尖所截即訊顧金觀等七人僉供初六日夜乘潮捕魚與
 王瑞增口角約定初七至茶館評理至期相聚顧金觀以碗
 擲傷王瑞增左額血流滿襟隨經保鄰拖勸各散王阿寶並

未到場何由受傷訊王達德何以知兇身為顧金觀等七人
 則云係據王瑞增所言訊瑞增則云初七晚間阿寶赴船照
 看遇顧金觀等致被毆死訊以毆死當有鬪毆情形今屍身
 手臂無傷並無格鬪可知且屍在臥船板下豈有毆人而於
 夢中下手之理且因爭魚起釁其仇不深何至疊砍多傷深
 重若此是必瑞增謀殺以人命圖詐也瑞增捨地呼天椎心
 泣血大呼冤枉其時瑞增額帶碗傷結痂未脫恃係屍親不
 便刑嚇乃誣十四夜帶犯至城隍廟於神前研鞫平心靜氣
 惕以鬼神自亥至子夜闌風起若有嘯於梁者王瑞增乃供
 稱因顧金觀住二十二圖踞浦江上游瑞增住十九圖在浦
 江下游上游魚多下游魚少屢次越界爭魚顧金觀等入眾
 而強王瑞增僅止一人有兄阿寶又係廢疾不能相助初七

日爭鬪不勝而歸見阿寶已飽餐偃臥因思阿寶既不操作徒耗衣食不若殺死以人命誣顧金觀則此七人者可拖累至死遂於夜半至舟中視阿寶聞鼾聲即至中艙摸劈柴斧并修網剪刀截其胸膛二下阿寶聲息俱絕遂歸告堂兄王達德云阿寶為顧金觀等殺死而囑其代報也詰以兇器現藏何處則云弑兄後即拋棄江中乃飭差打撈久之不獲案終游移會王瑞增與其妻密言斧在屋後小河中差偵知之隨至屋後小河中撈得鐵斧并獲剪刀比對傷痕昭合爰書乃定被控七人即得省釋是案未刑一人不逾旬日即定正兇非神奪其魄使之自言不幾成疑案哉縣令感神之貺而惕神之靈也爰記其事以警世之逆倫敗俗不畏鬼神者

許乃大城隍神識獄記

福田橋注宋徐子實於明初勸建攷徐氏家譜存名勸者字敬之號萬一宋高宗時金人入寇祖徽言父岡同時殉節勸仗義勤王後贅上海林氏生子文一孫子實子實幼孤事母至孝構草庵每祭誦法華經於勸墓東建庵名法華并於庵前建橋名福田身歷宋元明三朝壽百十五歲橋環石刻尙存書明代徐子實建墓前亦有石碑書宋忠勸徐萬一公墓而嘉慶志載萬一墓在二十八保法華庵側引青浦王昶詩集徐係宋忠義揆六世孫由衢州遷太湖其墓應不及此不知公壽一百十八歲始寄客籍終歸婿鄉子若孫遂隸海上固不必據後人詩集為疑也又福田院舊志皆作元至正間陶侃捨地建國朝康熙間孫百里建萬照堂為陶氏萬一園亭舊址陸鳴珂有記陸記今未傳然以陶氏園亭而仍名

萬一其亦有自來歟今十七世孫南邑庠生徐咸池二十一

世孫南邑進士徐繼達皆能世其業

道光十七年西城積穀倉秋水亭為耆年會二十三人吾邑

與者七人張明信年八十六何秉禮周國珍俱八十四朱瑩

然八十二陳夢洙八十一程廷焜畢學海俱八十邑令黃寬

各贈以天台萬年藤杖宴畢相與扶杖而歸

陳思成字譽聞獨建宗祠待三黨有恩與人交極真摯道光

三年捐賑邑令給睦嫻任郵額按道光三年賑捐額獎不止一人姑附於此

朱大鈞上虞籍幼曾割股療父疾在滬開點心店慷慨尚義

有舟子失所攜金大鈞適獲之訪還無德色邑令以路不拾

遺旌之時順濟局方舉煮粥施棺善事樂助之後屢病劇夢

神救得痊年至八十

補遺

新志刊成後覆校有闕遺者擇要補登以備將來編輯

衛庸字履中體貌英偉雙眸炯然善屬文尤長於詩正統間

以太學生授河南歸德州知州在任九年簡詞訟課農桑毀

淫祠崇正學民咸德之與文武寮案欵洽盡歡故上下相得

尤廉吏所難者景泰三年卒於官據墓表補並詳冢墓

施徵燕字貽孫自號春江釣叟維翰從子學問淵博數奇不

偶退居蒲溪之醉墨軒以詩酒自娛著有青門草同郡許纘

曾為序而梓之

唐景隆聘周氏女有癩疾父母欲退之景隆曰命也遂成婚

生子廷士舉人康熙時人

黃素字受采貢生康熙四十八年歲饑為煮粥福泉寺死者

捐棺瘞之巡撫某給額旌

陸潛字伏庵嘗詣肆納場課主計者誤盜二兩有奇至旅店始覺冒雨走數里歸之子秉炎篤學績行爲名諸生以上均見府志

談柱杜家人母趙瘡疾割股愈之附祀孝弟祠

張政義甫生喪母祖母郭育之後郭病割股愈之卒年八十

二附祀孝弟祠

張應乾二十三保圓沙人禱天愈父疾附祀孝弟祠

李關觀居二十三保鮑家巷爲人傭日得二十錢養母二十

年附祀孝弟祠

張恒泰漕河涇人年十四割股療父疾後力作以養母附祀

孝弟祠

應漢溥北橋人割股愈母疾附祀孝弟祠

張元龍字漢超十一歲失恃哀毀逾成人長慕游俠已而折

節讀易宗程邵之書又業醫用藥謹慎遇貧者解囊助之乾

隆乙亥饑毀家贍族戚雖中落不恡

吳天位兩世未葬兄某惑婦言而止天位有田四畝遂獨任

之將葬天欲雨泣以禱爲之霽附祀孝弟祠

施杏春字簪吉諸生幼喪母幾滅性事繼母尤盡禮乾隆乙

亥捐館穀助賑授徒稱善教附祀孝弟祠

相凌雲字歐冶諸生方正醇實買物輒如所索人亦無敢欺

陳以焰字顯周閔行人鄉人死不能斂陰助之構貧者溺女

卽厚給勸其乳

王以佐剛直慕義凡賑饑及施棺藥諸善事莫不勉力贊成

生平敬惜書字不洗手不披書造惜字藏焚之

孫一鳳字道翔舟行遭覆若有神挈之免於難遂捐置永濟

渡義田勒石於亭

曹世照字青臣慷慨仗義同里徐文則年邁喪子孤孫朝飛五歲託世照撫養文則歿徐族欲奪孤產照訟於官力抗之後孤長成悉歸原產而世照家反落人咸誦之

程千頃字汪若諸生貧而好善康熙乙丑歲歉捐館穀賑之解衣贈故人自以敝葛裹絮禦冬有破愁集

孫章字人表華涇人增生端方好善作勸世篇以勸鄉子弟顧學仁字裕章國縉五世從孫康熙時人家貧好施苦雨久

雪或除夕必袖數百文探貧戚與之子曰恭亦善周恤撫孤姪三而無子年六十忽舉一男人稱善報

瞿克生字維禎尚義急人難戚某為仇陷繫獄破產援救晚年困甚授徒鄉里有受其前惠者或償以金卻之子熙字典

文剛介有特操雖處奇窮未嘗以衣食干人

張豐字羽可有貧乏者必先意周之天后宮當潮水衝嚙獨力捐築石岸十數丈歲荒疫施粥施藥施構蘇州育嬰堂黃

渡鎮石橋皆捐資建助

張鎬唐堯德乾隆丁卯潮災各捐資撈埋陸雅仁二十二保二圖人施方藥建殷家水洞利濟橋

張席正本姓黃勇於為善弟姪之無依者代營婚葬歲饑賑粟嘗曰施不期多力盡而已有不能葬者聽窆於田中

蔡瑞謨端謹誠樸待族戚悉本至誠

胡汝棟字尚占議敘主簿弟汝楨字金章布政司理問汝楨子勲附貢生均樂善好施凡工賑事皆助義舉

曹松年好行善著芥仙吟稿子敷錫孝友端懿行事如其父

卒年八十六子沐廩貢生著蘭陔軒吟草

顧超字恪亭諸生慷慨好友勇於義舉

蔡邦燕慷慨沈摯勇於為善乾隆乙亥歲災辦賑甚力

張汝成字作霖樂敦古誼親族不能婚葬者助其資尤重文

人待師友曲盡禮敬

唐維善字聖臣道路橋梁往往獨力修造周郵親族代殯葬

婚嫁或代償公逋同仁堂義冢及四明義冢旁有維善田減

值以售助義舉

徐曾榮居九圍與妻黃氏事親均以孝聞以上見前志獨行類傳

陳震字丹書諸生有文名蚤卒其遺稿顧偉烈刊之

王宗鏡字敘倫二十八保監生靜默寡交日誦韋柳詩以自

娛有青箱集

胡鼎字章敘工詩文尤精聲韻能通其微有切韻指要崇古

堂集

曹法坤字貞愷諸生穎悟醇篤與蔡鴻業范械士徐秉哲輩

善後游遼薊鄒魯間詩文益磊落有奇氣兼工繪事

蔡挹青川志作乙青字明照幼穎異弱冠游庠年未三十卒有蔡

雲詩文稿從子鈞鰲字經華廩生有聲庠序屢薦不售

劉在田字躍雲古樸而篤於學家居授徒多知名士

嚴文杰字錦章諸生清癯工詩有鳳樓遺稿

奚志詩字吟六增生恂謹嗜古手鈔書成帙

張承熙字欽明廩生詩文有奇氣如其為人有轂存草

胡昶字元牧歲貢生性疏曠能詩袁枚賞之有和義山詩松

湄詩草以上見前志文苑類傳

陸肇祺字介昭得外大父曹六韜傳善外科外科醫症每甚其辭為邀功地肇祺無之子本源繼其業

張鵬萬字雲翼諸生立品高峻邃於醫隨手輒效以上見前志藝術類傳

蕭詩字中素號芷厓居蕭村遷華亭漁洋詩話中素隱於木

工博學善詩其警句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山寺落梅

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從學甚眾而執藝事如故據曹錫朝海上詩鈔案蕭他選作華亭人故前志不列詩鈔凡例

則凡世籍上海後遷他邑如董含董俞彭開祐周錫周鼎張

梁朱霞詩俱載蕭其一也又他邑人徙居入籍者如樓儼凌

家者如許續曾王日藻錢金甫孫致彌王葉滋俱不載是

同客籍而有載不載之分與修例入表入傳可參一解

胡克昌字培仁繼外祖姓金居邑城康熙間人能詩託業縫

衣不妄與人交家貧常不舉火吟咏自得其咏雪用溪西雞

齊啼韻云平得階除更沒溪欹林折竹巷東西喬柯葉盡悲

棲鳥遙夜燈殘聽曙雞海上忽擊金彈出檐前高挂玉簪齊

瓊酥滿地誰能嚼墨突無煙八口啼同上

潘素春沈沙港漁婦有雜感一律云簾外輕寒逗曉風柳枝

無力漾晴空墮樓魂返珠還綠記曲人遙豆不紅夜半臙脂

收塞北春深銅雀鎖江東自知不是鴛鴦侶漫訴愁腸託遠

鴻同上

顧英草堂遺藁陸文裕嘗誦其佳句有雖憂地險難為客且

喜官閒好讀書竹林斜日聽啼鳥苔徑東風數落花吸殘金

露難消渴金露疑是莖露種得荷錢不濟貧等句今集無之蓋所存

止此

趙信字思樓唐行鎮人好施與冬日雪見門前泊一小舟一

少年號寒訊之知為浙江諸生延入款之三日厚贈而別不相聞者二十年趙因役累遣戍投批軍門即問曰既是上海人相近唐行鎮否趙曰某即是鎮人又問鎮有趙思樓還在否趙驚伏地曰某即是也乃備道前故淮殘疾不堪操練例回籍厚恤歸隆慶初趙尚在

青邑城隍神為明方伯上海沈公清風亮節彪炳郡乘歿為明神靈爽丕著有蘇人以藩掾來提餉者游於寢宮頗加嫺慢是夜忽哀號叩首遍身杖痕其從者亟命舟載歸未及家即死浦志遺事

陳籬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徽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一衲衣破而不穢鬚鬢斑白雙瞳如碧玉年常若五十許忽來忽往踪跡不常宏治間至揚州官舍觀牡丹王元敬以火銃戲

擊其背若不知者右類稿邑之陳籬桶橋俗以其名不雅易為陳顧同橋謂是二姓同造實臆說耳

范文若之父有一妹嫁於陸早寡夫族貧甚懷妊而歸依其兄歲餘陸有老僕經過范後門見此婦在籬間曬穢衲遙問之曰男也此後亦絕不聞問迨文若貴而陸羣起言曰此實陸之遺腹范固攘以為子耳訟之官而寡婦久物故范老曰

妹實產一男不周歲而死矣陸乃引老僕為證而老僕自隔離問答而外絕不知其後事官以陸為誣妄杖而驅之案前遺

事據說夢云嫁於陸今考范氏宗譜女小字壽姑適姚年十

二黨皆齟齬之觀此知文若氣節亦有可見者其形孤傳云
 形孤好古文郡人夏允彝陳子龍皆先達盛稱其才甲申之
 變祁彪佳閣禮賢館辟為參軍高傑欲移兵渡江督師史可
 法鼎形孤稿師扁舟會傑於瓜州陳說利害乃止順治時
 龔鼎孳評其文為真博學鴻詞王崇簡評其詩為漢魏嫡派
 范而肅文程始以專臯文肅卒亦旋卒江集故那范譜係形
 孤子青原著未始以專臯文肅卒亦旋卒江集故那范譜係形
 除望族叔古字子賢元末以故節畧於此又查譜載以髮削
 孤乃歸宗文若孫青作譜論曰觀義姑之風視李固女尤難
 焉也雖百世祀可也

董傳策轉吏部主事赴任時何元朗語之曰當今第一急務
 莫重於守令之選亦莫過於守令久任蓋守令親民之官縉
 紳輩凡有志於朝廷幹事於百姓造福者獨守令可行其志
 若遷轉太速則自中才以下一切懷苟且之念且至地方必
 一二年後庶乎民風土俗可以周知近代守令不及一年半

載則是地方之事尚未盡悉已作去任之計矣故雖極有志
 意之人不復有政成之望亦徃徃自沮及至新任一人復如
 是不知地方之人如此安望天下有善治哉

喬時敏聞潘恭定精於衡文髫年時以課藝請政潘云此老
 進士也後果以六十登第

舊志藝文載他邑人著述為吾邑人所序刊者以非志例從
 刪然表章舊籍之功亦不可沒也茲附存一二如左袁海叟
 集張所望守衢州日重刊之楊起元孝經廣義顏茂猷迪吉
 錄郭世傑秉鐸山陽時訂梓張炎山中白雲詞八卷樂府指
 迷一卷曹炳曾輯之趙孟頫松雪齋集倪瓚清閨閣集均曹
 培廉輯之朱純嘏痘疹定論曹錫寶序刊之以上見前志遺事
 蕭王廟前志一在黃浦西一在黃浦東高行鎮北郡邑諸舊

志作浮霄辨證謂其由浦西分建竟稱浮霄誤今考鄭志有南北蕭王廟在沈莊塘上有浮霄廟在洋涇北此卽二十三保十圖之蕭王廟也不在高行鎮所云在浦西者亦無考陸深玉堂漫筆永定二年割海鹽鹽官隸海甯郡上海又嘗屬錢塘矣考元和郡縣志海鹽本秦縣其後縣城陷爲柘湖移於武原鄉後又陷爲當湖移置山旁隋開皇九年廢縣北屬杭州則海鹽隋始屬杭距陳武帝永定析置前京已三十年矣至杭州之爲錢塘郡爲後主貞明中事其時分吳郡置州以海甯隸之自是兩事我境實未嘗屬錢塘又案姑蘇志貞明改郡爲吳州錢塘郡屬焉蓋以錢塘屬吳郡非以吳郡屬錢塘也

舊府志沿革作梁貞明三年吳越錢氏稱中吳府領華亭按

吳任臣十國春秋陞蘇州爲中吳軍

軍與府異此是軍非府舊志亦誤

於嘉

興置開元府割華亭海鹽二縣屬焉並作錢鏐寶大元年事

實唐莊宗同光二年也吳又云薛史作三年今從吳越備史

則互異纔一年其非貞明事可知

元史地理志每行中書省下爲路若干屬府若干府若干蓋府有隸路不隸路之分故以屬別之江浙等處行省爲路三十府一州二府一卽松江州二卽江陰鉛山据此則松江府元時已不隸嘉興路至元二十八年立縣從僕散翰文之請而徐碩至元嘉禾志在前故嘉興路下有松江府宜從元史吳松江韋昭桑欽以來但名松江 大清一統志江南通志亦曰松江所謂郡以此名是也其稱吳松江者後漢書左慈傳有所少吳松江鱸魚語然觀章懷太子注係吳字斷句至

陳書侯瑱傳始有與景戰於吳松江語冠以吳郡之名而後人遂連稱之又杜詩翦取吳松半江水按今世刊行本多作淞然武英殿所刊宋郭知遠集九家注係五羊漕司槩本松字不作淞則唐以前下又載趙彥村次公注言吳地之松江也義較明皆作松可知不知何時加水旁而舊志於松江下云一作淞其實非二名若漢濠比也又云後以水災去水考水災惟宋元間為甚意亦宋元後事

舊說指今黃浦為古東江陳府志云太湖自白蠟江從急水港過澱山湖東至華亭合上海由黃浦經宋家港按港不知處疑即宋家橋合吳松江北入海者為東江此似指圖中閘港迤東北流之水為言然與庾注東南流者為東江一語不合且松江東江同為一口入海是一江非二江矣東江雖久不可考自以今乍浦入海口為經流而如南下之柘湖東分之牖港為支

水頗不失實婁江在北乍浦在南吳松并黃浦居其中海口排列為三地

府縣諸舊志俱引史記禹之治水於吳則通三江五湖語案史記河渠書首自禹抑洪水至功施三代凡一百六十一字敘禹功既畢乃接云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下乃并及蜀守冰西門豹諸事至鄭國渠凡二百七十字總敘三代後治水諸績則於吳通渠三江五湖非禹事也夫禹何嘗不治三江而三江不全屬吳作禹之治水於吳俱誤洪字見集韻非俗字嵩字雖從圖省然謝少連歙縣志已作嵩謂說文音同鄙春秋傳都鄙有章是也韻會圖俗作嵩非

按李北海雲麾碑圖亦作畧今仍從正書作圖
 靜安寺周彌記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楊潛雲間志云避
 聖祖諱也考真宗崇奉聖祖自五年始其前未以為諱本記
 可按則元年應作五年然至元嘉禾志即作元年殊不可解
 能澗谷木棉歌秋陽收盡枝頭露烘綻青囊翻白絮田婦携
 筐採得歸渾家指作機中布大兒來覓襦小兒來覓袴半擬
 償私債半擬輸官賦竹籠旋着活火熏蠹蟲母子走紛紛尺
 鐵碾出瑤空雪一弓彈破秋江雲中虛外泛搓成索晝夜踏
 車聲落落車聲纔冷催上機知作誰人身上衣小女背面臨
 風泣憶曾隨母園中拾此歌前志采入風俗又辨證据淞故
 述謂此詩乃見方正學遜志齋集中松江府志据雲間通志
 作熊通志為正統間錢岡所修時正學文字尚有禁而集未

行於世岡或諱之而託名於熊歟以上見前志辨證
 顧或竹枝詞十二首於古上海圖經形勝曲盡前志采入風
 俗今錄於此詞云太湖東來滄海西四十二灣江漸低源頭
 受得浙西水不放渾潮淤作泥江流兩岸盡平川薺麥如雲
 樹若烟不是青龍任水監陸成溝壑水成田潮通支港晚潮
 平商可行舟農可耕即是前朝濠寨戶疏浚河渠過一生滬
 瀆祠荒古壘平東西蘆浦荻芽生袁崧向時防海處何物孫
 恩敢弄兵張家浜口浪如山北望婁江瀕洞間鎮海太倉嚴
 武備合分一衛近江灣南踰東邊水接天鼉鼉出沒屢樓連
 柴客魚商休早發大汎潮頭要覆船沙田疲瘠怯秋登家計
 渾如水上冰今日新簽河船戶阿儂準備學攀層平川多種
 木棉花織布人家罷緝麻昨日官租催正急街頭多賣木棉

紗東望圓沙已坍江西來兩岸復瀧淙民租官稅無由辦落
 盡阿儂紅淚雙黃浦西頭潮漸壅黃浦南邊潮不通高田旱
 涸低田沒官府誰興水利功黃浦西邊黃浦東新涇正與泗
 涇通航船昨夜春潮漲百里華亭半日風支浦橫塘九里灣
 早潮船上晚潮還儂心恰似東流水直到海門無日閒
 青蓮菴中院有番相如來相傳邱彌陀所塑後有金山寺僧
 來云京口甘露寺蘇州北寺佛像俱邱所塑與菴中番相同
 日開光乃知邱能分身又云邱本仙也前志
 一粟菴僧佚其名不解文字竟夕趺坐不寐一夕語其徒曰
 夜來聞鬪聲不出菴中跡之有龜蛇並鬪死於菴後池畔僧
 示寂後焚其龕背脊中皆舍利前後有僧古南誠者朴而勤
 種蔬作齋冬夏一葛泊然冥營夜中假寐忽見一老姥向之

云我在小南門外某銅匠船有難汝宜速救遲恐無及也覺
 而異之亟往蹤跡則菴中範銅碧霞元君像一尊高一尺外
 被匪竊賣銅匠將入冶傾鎔矣告以夢兆贖歸佛固有靈而
 僧之誠感亦可知乾隆二十五年事
 前志西林懺院本黃氏墓庵楊萬里記畧云黃氏墓不詳其
 名屋數椽奉白衣大士僧寶曇住焉黃子孫欲鬻之他姓僧
 募得若干金償其值竊意庵因墓立何至問其名幾同冥漠
 君之靈稽其產又為浮屠氏所贖今考體仁四然齋集則體
 仁祖椿父一岳俱葬周涇西并查黃氏家乘體仁七世祖西
 郊先生銘子恭敬孫珮海輩族葬於茲家墓均失載故不與
 黃家闕並傳也至庵基舊處西偏咸豐三年屋毀僧逃後有
 悟心者結茅而居黃氏裔孫鍾桂以東偏田二十餘畝助之

始得擴充重建又攷周涇舊分南北黃墓庵在肇家浜南寶

南周涇也今僅存庵東一綫前志亦未詳

咸豐十年七月初一日至初七日粵逆攻城兵防志中詳敘

西鄉兵勇禦賊及西人助順事而城內文武率民兵登埠固

守七晝夜情形未及也茲錄巡撫薛煥疏畧備稽考焉

咸豐十年六月恭摺奏在案復該逆竊自蘇城失陷逆勢蔓延

一九月七日恭摺奏在案復該逆竊自蘇城失陷逆勢蔓延

馬日直衝未鎮民團救者三萬八股未涇鎮六月二十

等鎮到處掠奪火燭致散夜擾七人寶蟠龍虹橋法華

布署初二日辰刻光燭於衝是夜督同寶蟠龍虹橋法華

與署司江清刻刻光燭於衝是夜督同寶蟠龍虹橋法華

門北縣劉高守小南署營盤是夜督同寶蟠龍虹橋法華

撲其門向不啻蛇行草澤或匿野而民來防守賊小東

靜待片見賊衆如注見草澤或匿野而民來防守賊小東

御城濠又不過數丈前導黃衣賊日指進在數十門之財

至西對擊三時亦如守門法連環擊斃賊百餘自

方交仗龍旗一時亦如守門法連環擊斃賊百餘自

是夜乘外城武小東門外焚燒會防初三各局亦被搶掠

至內許安往來絕無復獲奸細不立即城近大股在

三於城內盡設民勇分守待查無獲奸細不立即城近大股在

竊思內應盡設民勇分守待查無獲奸細不立即城近大股在

錢糧司王有海應盡設民勇分守待查無獲奸細不立即城近大股在

一州地藉賦計重二萬是上萬兩在江蘇督臣何日正法

源生且願規復全道省毫在聖明一隅可抵江關稅滬鎮太

兵民書擊斷不稍涉心固若無救米臣須鑿之抵江關稅滬鎮太

由北門擊斷不稍涉心固若無救米臣須鑿之抵江關稅滬鎮太

合併聲勢尤兇猛初設法不固若無救米臣須鑿之抵江關稅滬鎮太

面賊欲以勢旋見南面勢如蚊聚逼近城垣吳煦諭劉帥以膏鎮靜

毋知許驚擾旋見南面勢如蚊聚逼近城垣吳煦諭劉帥以膏鎮靜

知許驚擾旋見南面勢如蚊聚逼近城垣吳煦諭劉帥以膏鎮靜

許驚擾旋見南面勢如蚊聚逼近城垣吳煦諭劉帥以膏鎮靜

驚擾旋見南面勢如蚊聚逼近城垣吳煦諭劉帥以膏鎮靜

據賊之賊近斃周衆木數連多棟經斃梯屹有勇汎兵多將隊
供至逃旗城賊浦分繩里放而西董者軟立萬不千勇該越施
蘇初難不叢百口十不生大勢門候不梯不餘敷總沿逆我鎗
城入鄉舉葦餘圖餘計擒炮尚迤補少而行俟擁劉子排另火
賊日民遣隊草始南復數十逆分迤楊勢飭賊而師龍嚴鎗股
首解稱賊搜中退匯來立餘勢猖同率卻將西中趕扼炮繞
偽圍賊於尋徧初等撲犯附斬不支在緊迫之該連開大城
忠實夜見屋旗七經官近殺二向南奔餘帶奪臣適逆悉眾
王情問上登日民軍西門一餘名奪獲旗隊出江而清驥唐
李秀形向兵賊團守門禦竟日探氛掃賊蕩初鎗西中火傷
成也西間有少不離城又火探氛掃賊蕩初鎗西中火傷
本臣而草能城又火探氛掃賊蕩初鎗西中火傷
知親遁人出數里捕初焚開竄五械門火追勸船已國
上海生初着衣持械入焚開竄五械門火追勸船已國
有備髮以持械入焚開竄五械門火追勸船已國
有賊後械入焚開竄五械門火追勸船已國
在趙晝夜全擊詢明於炮之逆梯勸船已國

逆之廣東人李冠戴義正者勾結成帶逆黨一萬數
千來扈云有廣西人余義正者勾結成帶逆黨一萬數
應不發李即係逆李於初四亦受明炮傷前日乘坐四
赴南門一犯前經臣等供訊明後將該逆等併正法伏查
余義正門一犯前經臣等供訊明後將該逆等併正法伏查
加中兵勇捕以絕根株此守城將中該逆等併正法伏查
武畫則督隊擊賊千餘人城外巡師查無一目到臣與
協力獲勝解圍得保此則江之南源重地實非臣幸也
此皆仰賴未遠青嘉賊主如天之福國之慶也民之幸也
衆遁去未遠青嘉賊主如天之福國之慶也民之幸也
集悍匪再來撲犯此賊主如天之福國之慶也民之幸也
四出惟長龍船三犯六時守禦未可稍形鬆懈臣乞援
信亟盼援師趕到方分頭進剿勝於株守外均尚無
方蘇城失陷時知縣劉郁膏料賊必犯松滬延董勸四鄉舉
行團練有以前團練三丁抽一一登名簿即屬官兵聽憑驅
役本縣軫念民依亦何忍爲此但聞匪徒所到之處焚燒廬
舍奸淫婦女掠壯丁以充頭陣劫富戶以資盜糧無辜赤子
罹此慘毒每一念及動魄驚魂深維保全境內必須衆志成

上海縣志 補遺

三

城貧富互相為命等語時雖設施未竟而五六月間七寶諸
 翟閔行等處竄賊皆義民擊卻之至七月初逆眾大股圍城
 相持七晝夜始遁去賊退之後卹膏設立團防局酌定章程
 復經 欽差督辦大臣龐鍾璐臨滬委候補直隸州州同應
 寶時會同卹膏照章辦理自是年十月至同治元年正月卹
 膏統率民團東西堵剿俟 大兵到境民困方蘇此吾鄉數
 百年來未有之舉也所有團練章程摘錄如左

一在城設一總局邀在籍紳董全境各鄉分爲六路高行
 城廂內外十六舖每舖設董一員各鄉分爲西路揚師橋
 陸行爲東路虹橋曹家行漕河涇江境南爲西路揚師橋
 三林塘陳家行爲南路江橋者翟洋涇法華爲西路揚師橋
 行北馬橋中設一西局引路者翟洋涇法華爲西路揚師橋
 路於通中設一西局引路者翟洋涇法華爲西路揚師橋

城董會同鄉董司其出納四城廂內外按戶編查每十
 家每夜出一丁亦須本技田雇足不得以老弱充數亦不得
 出少之戶亦須本技田雇足不得以老弱充數亦不得
 別處之人以相統屬而資束團董一冊造人每十丁設
 團正一人以相統屬而資束團董一冊造人每十丁設
 之鎗砲武藝壯一便捷者作爲奮勇另造一冊按期赴局
 演而復始某圖勇操口須先將所管圖冊到局習
 練外兼管是日巡防並給藝名觀團錢守夜俟百文如
 到方准散歸操日巡防並給藝名觀團錢守夜俟百文如
 及先回者議罰俟親軍一團有警鳴鑼爲號聚無事則
 酌給獎賞並可挑作親軍一團有警鳴鑼爲號聚無事則
 各安農業者不預征調親軍一團有警鳴鑼爲號聚無事則
 救援一隊不接仗與賊接仗者每本路日給半錢此
 互爲援應其團文倘有陣亡受傷及殺賊有功者各給
 名日文錢一隊不接仗與賊接仗者每本路日給半錢此
 卹人一團各就圖陣亡受傷及殺賊有功者各給
 之爲一練各就圖陣亡受傷及殺賊有功者各給
 槍奪若捐呼募勇而約東亦自無匪混迹亦無必滋事
 需檯鎗火捐呼募勇而約東亦自無匪混迹亦無必滋事
 製造鄉局壯丁遠探日將所探情形稟報本縣並知照城
 日遣明白壯丁遠探日將所探情形稟報本縣並知照城

總局如探丁一並不遠探確以道路傳聞妄報或捏造謠言
 從文由團董地保於每月無收費定以每田一畝或捏造謠言
 人經管如非大地業未便經手致招物議其殷圖富戶另行
 勸捐亦歸本戶請獎助餉各局演戲勇給發糧及均為
 出薪工費准其動支夜捐核實開支數目榜示局中何項日
 常若局造冊送縣查考終將實銷數目榜示局中何項日
 需縣及造冊送縣查考終將實銷數目榜示局中何項日
 本備旗幟器械均於局內查考終將實銷數目榜示局中何項日
 製備冊呈案並送局於局內查考終將實銷數目榜示局中何項日
 價練工食及一切局費多者查核實銷數目榜示局中何項日
 三成時此局存捐不敷於局內查考終將實銷數目榜示局中何項日
 有警稟明辦理之捐不敷於局內查考終將實銷數目榜示局中何項日
 城局稟明辦理之捐不敷於局內查考終將實銷數目榜示局中何項日
 其自便不准開銷田捐

文廟之有洒掃也始道光癸巳本庠同志仿倣崑新學洒掃
 徵信錄為之具呈官府以朱增沂郁松年為司總張嘉仁陳
 炳燿徐東渤王承基為司季瞿芳曹耀曹樹庭金樹淵金樹

濤林灝林曜顧揆曹樹珊江駕鵬張春華郭儒棟喬楨葉和
 賈履上沈廷宥張嘉采為司月勸捐立規訂成洒掃一集呈
 請學政廖公鴻荃序而刊之閱今三十餘年矣司事踵行不
 廢咸豐乙卯釐序改遷馴至禮樂明備皆此集濫觴也廖公
 序學校志未載爰補錄之而同治戊辰釋奠禮記並附焉
 江蘇學政廖鴻荃上海學文廟洒掃集序
 皆立學郡邑有廟自唐始於書至宋慶歷中詔天下郡邑
 廟矣廟之制有廟學官弟子自此設兩階歲時釋奠官紳
 趨踰登降焉有門陳序庭設兩階歲時釋奠官紳
 竣事闔扉則雀鼠蠹其中風塵襲於外敬屏網至嚴肅也
 封兼之近廟則雀鼠蠹其中風塵襲於外敬屏網至嚴肅也
 而妥神靈是廟之游民流丐藏疾於外敬屏網至嚴肅也
 上海望縣也文茂美廟士紳隆有董厲甚非所以效誠敬
 役鳩資以時次司事無惰渝彙其規外游紳糾集同志募
 張發教條其鄉人丹徒有司訓君示而乞為一編名曰
 洒掃集屬其小鄉人丹徒有司訓君示而乞為一編名曰
 古之為教自加帝披箕之子節曲禮詳焉蓋事有細而賅乎
 應對進退而加帝披箕之子節曲禮詳焉蓋事有細而賅乎

其鉅末而可識其本者諸君子由是汎掃其身心毋致薰
 灼於利欲不濯凡筵潔教于斯願諸君神明之悼祠享其
 功基此承不簡命司文君教邑人承諸君文廟釋而力其
 本也故春以復之禮直省州縣制文廟而各州縣樂記
 無文廟春秋釋奠禮通尤屬闕如百有餘年而各州縣樂
 行故載在節每循會典樂舞屬闕如百有餘年而各州縣樂
 哉考吾邑禮在節每循會典樂舞屬闕如百有餘年而各州縣樂
 作雅樂籥豆縣尹蘇侯宗瑞同器人吾邑詠濟籍焉有器
 國初至聖師無覩記道光癸巳祭器人吾邑詠濟籍焉有器
 兵燹頻年廟無覩記道光癸巳祭器人吾邑詠濟籍焉有器
 孰知百年後乃撤今觀舊應公器人吾邑詠濟籍焉有器
 子六月粵冠西乃撤今觀舊應公器人吾邑詠濟籍焉有器
 陰縣釋奠考是王君慶出所藏醴陵置祭禮各器同治甲
 和鄭君德鍾考禮王君慶出所藏醴陵置祭禮各器同治甲
 辰訂樂惟樂音尤難遇尺平湖錢君廉李君曾君履得與江
 商刻羽於管絃之尤難遇尺平湖錢君廉李君曾君履得與江
 采諸靈壁於管絃之尤難遇尺平湖錢君廉李君曾君履得與江
 仿自西壁於管絃之尤難遇尺平湖錢君廉李君曾君履得與江
 數四蓋有丙寅迄戊辰三載而金聲玉振始集大吹凡諸
 同人與有勞實公不惜鉅資將以一聲玉振始集大吹凡諸

既陳泉開藩則登高而呼由是杭州蘇州江甯府學皆仿
 吾邑所審訂者而設教之夫區區下邑以武功既為版
 復江浙之根本以言文教又為振興江浙所見以諗來者
 厚幸與時余適養疴歸里遙觀厥成爰書所見以諗來者

同治上海縣志敘錄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而閭必有史禮記所謂閭史書而藏之是也然則推而上之其必有記載之史可知矣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鄭君謂是魯春秋晉乘楚檣杌之比此卽後世郡縣志之權輿使其書尚有存者吾知其必高出山海經越絕書之上而惜乎後世之不獲見也考之漢書何竝爲潁川太守見紀潁川名次黃霸又董賢傳稱王閎爲牧守所至見紀然則漢時郡國皆有記注而今亦無傳者文獻之無徵固夫子所深喟也自唐以來總志莫古於唐元和郡縣志州郡志莫古於宋長安志及吳郡圖經續記其始惟詳載四至八到山川鎮戍而已自太平寰宇記錄及人物並載藝文南渡新定九域志又增名勝其後若嘉泰會稽寶慶四明景定建康

之作條例愈繁蓋雖一邑之志而全史體裁具焉是故修志難也上海縣志始於郭經一修於鄭洛書再修於顏洪範三修於國朝史彩四修於李文燿五修於范廷杰六修於李林松今郭志已佚此外各志雖有得有失然彙而觀之前事具在欲稽邑故者安能舍此而他求哉今備載歷次修志姓名并錄其序以存崖略云

明洪武年

顧或志未成 以下歷修姓名其籍貫官階已載各表傳者茲不復敘

宏治十六年亥癸

郭經

唐錦

朱曜

王序 盧龍郭傑道為上海之三年威德敷施廢墜脩秩顧誌書猶缺久之曰唐進士士綱邑人也而文盡屬諸士綱乃為稽故籍詢遺老撫退搜隱彰善黜衰彙次得八卷予嘉侯之知所究也唐君之善志也推其意序之序曰

今天下名郡稱蘇松之屬邑纔二日華亭曰上海上海故華亭之東維耳至元割為縣土壤始分非獨人之為也言之不可不志也故首之以疆域疆域之中其大者有二時為山流為川松之勝有九峰三泖而在上海山則有若籀福川則有若青龍黃浦而大海在其東斯觀之大者有故次之以上海者十六萬有奇重以土產之饒海錯之異木綿文綾衣被天下可謂富矣故次之以賦事有緩而急者祭祀是也祠廟壇壝載在祀典而不及載者有其舉以聽斷也津梁堰埭以通利也樓臺亭榭以觀遊也亦公署以廢故次之以建設古之在天地一而已矣事往跡遺則感慨係之池邱故墟過者躊躇為其古也故次之以古蹟設官分職本以書其官書其不書者非遺今其政往可書然不能無遺也書其可書其不書者非遺今其政往可書戒存焉故次之以官守國無小不書者非遺今其政往可書使茲邑之有聞獨不在於人乎故以人輩興實華茲邑然則馬宏治十七年甲子閏月之吉吳郡王鑿序錢序上海華亭一舊鎮也至元間始割為縣屬松江府百五十年於茲益繁益茂天下之膏腴富庶與華亭同而加莫能先焉而志未有益典也其膏腴富庶與華亭同而加之以魚鹽葎葦之利乘潮汐上下浦射貴賤貿易駛疾數

十里如反履掌又多能客販湖襄燕趙齊魯之區不數年
可致鉅產服食侈靡華亭殆不為劣邇來屢得文章道士雖
人而科甲顯宦彬華征錯布臺省而龍郭君雅音漸出華
作尹矣志之於此時非有待也嚴而無於浮議眾為之以名
進士尹上志之於此時非有待也嚴而無於浮議眾為之以名
惠如論遂白神人胥慶君曰吾與乃屬其邑人唐得成志也
平公論遂白神人胥慶君曰吾與乃屬其邑人唐得成志也
撰次之郭君即所謂道非吾過與乃屬其邑人唐得成志也
音科甲臺省之一也又贊之文章之士而叔綱所進巨筆得
而不成哉抑亦非真有待也哉其風俗朱叔綱所進巨筆得
之建設大賢亦不可謂無所自也公作尹時則今日人邑中
盛官守之賢亦不可謂無所自也公作尹時則今日人邑中
為卷凡八類各有倫簡而遺備而後泛兼收並蓄而
無所混淆是則可喜也志有問無三代秦漢之制度沿革不
難於志書大傳曰天子志遂使三代秦漢之制度沿革不
責之丞司馬遷不作志明其顛末後有漢之制度沿革不
識者不能強作之又不作志明其顛末後有漢之制度沿革不
史皆稱志非特史家一事而已不尤難哉然所謂宋鄭之
代不乏人作不苛同固各見矣與其漠然不顧執若
奮然有作也哉予於是乎有取焉推是以往成一人也夫予
度以備聖天子之疑丞不在斯人也夫予

於是乎良有待也宏治甲子閏月十日郡人錢福序

嘉靖三年甲申

高企

徐序 莆陽鄭君啓範以名進士令上海之四年嘉靖三
年云絃歌之化洋洋乎慮紀述之隕後莫所考矣乃取舊
圖經讀之凡十五卷曰復參互志云且事據意流藻月課成
成義類凡十五卷曰復參互志云且事據意流藻月課成
也分畦疏明老圃之能也備志云且事據意流藻月課成
分以盡民論時則先善惡而後以則地陳學之藝也賦是故
而進列女論祠祀則崇正教而抑佛老論風俗則明藝術
而諸傳而或總敘以發凡或志而雜以旁通或風俗則明藝術
考詳而勸戒昭矣其詞約而義深夫往而不復者以文而
君後於志乎成而竟日約而義深夫往而不復者以文而
不巳者志乎成而竟日約而義深夫往而不復者以文而
跡於陳述也志以承事者不遺也文以成志者必乎傳也君
乎於稱述也志以承事者不遺也文以成志者必乎傳也君
愛則傳其可必哉實兼焉嗚呼君子若是以周子之斯言美則
也嘉靖三年甲申八月朔日郡人徐階撰

上海系志

文錄

高序府志唐提學公治上海縣志四年出我師少宗伯東江顧
 先遂授以凡例退而備閱諸志命侍史錄為括例於此爾從
 志猶史也史自春秋以來漢之來馬遷變例君臣五代義傳兒古宗
 雜然西漢事立言不東漢以相沿襲吾唐上海華亭唐以前官
 散見吳郡石晉以府府有見於嘉禾通志未府有亭稱上海志
 宋有雲間志元朝為府有新志江志通志未府有亭稱上海志
 縣乃無專志國朝為府有新志江志通志未府有亭稱上海志
 經脫我師郡志與今封御史朱叔暘共成文有上海志
 史漢筆削師自郡志與今封御史朱叔暘共成文有上海志
 識其後嘉靖三年甲申編志既成聊敘一公時相與之言以
 月湖邑人高企謹序八
 鄭自序五年上海居吳會之東負海帶江天稱壯縣予
 正德十一年冬為之宰及是邑繁簡賦之閒望德業
 之勝俗之變邪正官師之古蹟之修自宏治事之可紀文之
 之古祠祀之物與凡古蹟之修自宏治事之可紀文之
 可讀之途已四載矣聞乎弗知往矣況於地則非億者一
 靖甲申蓋有餘情矣閉戶弗知往矣況於地則非億者一
 知者矣同室之餘情矣閉戶弗知往矣況於地則非億者一
 之積也今人耳目後之聰明知奇焉輒不自揣授意於邑儒

萬曆十六年

高企撰志十五篇分爲八卷事以時損益文以意筆削其
 各爲之論教義竊取之矣不虛美不敢迪慝以舍其
 所宜存一不敢增其志夫尚棄之流也昔者聖人博雅者所
 備濫稱之是方之非律固道具苟矣然於其精者仁智之心
 苟稽於其變乎禮樂均之化又通於察於其宜乎康阜之功
 又辨於繁簡乎思所均之化又通於察於其宜乎康阜之功
 於古賢乎思所均之化又通於察於其宜乎康阜之功
 某也賢乎思所均之化又通於察於其宜乎康阜之功
 事則志文無非所勸懲焉是邑乎思所均之化又通於察於其
 乃復思雖無非所勸懲焉是邑乎思所均之化又通於察於其
 後爲鑑美有書不疾不稱焉善揚有歸跡混可生知前垂行
 修家傳之古方是固所願也嘉靖三年甲申八月朔日
 進士書序

顏洪範

張之象

黃炎

姚遇生

張所敬

黃體仁

朱家法

陸序上海在宋末猶鎮甲也而縣於至元間縣志未志也而
 於夫屬余敘首簡惟甲申而於今元間縣志未志也而
 志上自星野下置秩祀山川疆域戶版田賦及官外史掌邦國之
 風俗藝文建置秩祀山川疆域戶版田賦及官外史掌邦國之
 貴乎核而文之貴乎直也故義起例以體裁之紀傳其舉人
 藻信以垂勸戒斯數者志則之義也義起例以體裁之紀傳其
 傳海冠裳以勸戒斯數者志則之義也義起例以體裁之紀傳其
 禮制龍裳以勸戒斯數者志則之義也義起例以體裁之紀傳其
 君始迄於今郭尹及越廟甲申之吏治十餘年得一稱於邑
 防河之利病財賦之類凡俗尚起而所宜入者城之濟海
 民生之利病財賦之類凡俗尚起而所宜入者城之濟海
 防河之利病財賦之類凡俗尚起而所宜入者城之濟海
 條分臚列較均賦則之類凡俗尚起而所宜入者城之濟海
 備蓋賦賦以平考政有文總之則凡俗尚起而所宜入者城之濟海
 斯者因之南康首問志凡書若君謂之知下務之故可也昔
 朱晦翁合蹟所錄矣志凡書若君謂之知下務之故可也昔
 占海翁合蹟所錄矣志凡書若君謂之知下務之故可也昔
 戊子告成蹟所錄矣志凡書若君謂之知下務之故可也昔
 潘慕張君之象暨黃君上虞顏侯文範司纂輯以事緝校者
 歷十六年戊子冬十一月郡人陸樹聲撰

張之象小序十則析遷樹邦法資劃一仰應星備奇定
 疆域古式圍固屬水鄉疏塞地殊雅志改邑瀕大環
 跡枕江瀦泗若帶風稱代為糧廂昭茲利病孔亟動由人
 浦岡地脈土作徹田飛輓靡極源之將厥有典常禹功
 河渠物力時紬枵宜賦役志靡極源之將厥有典常禹功
 軫念東南休養是宜賦役志靡極源之將厥有典常禹功
 戎威遠設險禦暴正位梁賦咸往修規賢邱壝將堦設
 元鼎峙黎分乃絕崇德報祀以似續盛豐潔壇宇
 爰命重黎錫地乃絕崇德報祀以似續盛豐潔壇宇
 穹隆右文錫地乃絕崇德報祀以似續盛豐潔壇宇
 母滋諳一夫秩祀靈爽攸鍾載在祀典以似續盛豐潔壇宇
 牧是師一夫秩祀靈爽攸鍾載在祀典以似續盛豐潔壇宇
 愛峴石興懷非獨彰往年誨德詠來不厥言有似續盛豐潔壇宇
 科貢規涉多勤蒐擷下圖稱塞展采官師志成漸摩彼昏
 名器舉用多勤蒐擷下圖稱塞展采官師志成漸摩彼昏
 作選舉用多勤蒐擷下圖稱塞展采官師志成漸摩彼昏
 節高標真流三不蓋途冠裳展采官師志成漸摩彼昏
 夫誰云異調范世同符作人型者傳功德非有表見草
 載籍未備遺文獻曷微教蟠並擅莪俊猶書契布言亦
 藝圃晉唐遺文獻曷微教蟠並擅莪俊猶書契布言亦
 祥自昔乘遺跡鳳翥龍蟠並擅莪俊猶書契布言亦
 類至狼燧鯨波慘毒尤肆爰及懲勸軼事遐陬泰山妖

懷河海細流作雜志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

史彩

葉映榴

朱在鎬

張錫懌

曹垂璨

唐士恂

董宏度

陳白漢

楊翹

陳宗泰

徐京璋

李六德

孫大經

葉永年

朱淇

王灝

張以恆

陳完

喬舒

唐士龍

宋振祿

魯序之衝冠蓋之交罕至焉又瀕海近寶桑麻稅稻而外
水陸之衝冠蓋之交罕至焉又瀕海近寶桑麻稅稻而外
好詩書能之饒故往時號為壯縣其民皆足自給其次之為
臺閣侍從以文章其動業名海內者比肩相望可謂盛矣然
數十年以來習俗稍異民多好拳勇樂爭鬪又喜為鉅簡

告訐睚眦之忿錐刀之爭輒舞文巧詆以虛詞瀆聽乍聞
其詞雖舉陶聽之以為死有餘辜及訊其情則多講闊磨
妄百無一實今給諫任公前令茲士予與之同心勸勵磨
革竊揉力為禁戢雖稍哀止然未幾比不登近海之田幾
多盜竊城隍修斥堠民力凋敝而歲時所號為大家富室
同斥鹵又海禁嚴切四民失利故往時所號為大家富室
者今多蕭然懸磬矣且民間男子多游閒不事生業其
女子獨勤苦織維籌爨火至達旦不休終歲資其仰
給於織作此其大也昔史稱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
人亦無千金之家以今之多所見合之古人所言其
不甚相遠蓋不特上海一邑為然而即上海一邑觀之
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近者海氛蕩定方以盛區延然
冀上方與二三大臣厲精求治江介承平之盛區延然
與民休息此其觀德化之成而復往時承平之盛區延然
所修輯邑志既成予讀之見其事數而辭簡可謂有聲
之風矣夫民志與吏治相為轉移故川而一趙廣漢之
擊斷韓延壽行之以禮讓蓋與時消息不膠一法然與
其為博不如其虛實以為調劑之方而巳為司牧者其
加之視疾因康其虛實以為調劑之方而巳為司牧者其
湖松江府知府會稽魯超撰

史自序九邱志地也說該天閣覽博物亦嘗研精殫思於九
 謂志與史相表裏然司馬遷班固敘紀傳年表後世猶有
 書十志而於數百年制度沿革之故略焉弗詳矣別立八
 議之者於是志有專書通史之窮也略焉弗詳矣別立八
 教始一變隱與華亭過也顧闈百五十年獨治歷明孝宗朝風
 俗載道以爲長吏之過也顧闈百五十年獨治歷明孝宗朝風
 郭載道以爲長吏之過也顧闈百五十年獨治歷明孝宗朝風
 編載道以爲長吏之過也顧闈百五十年獨治歷明孝宗朝風
 上虞顏中起續成又二十年與唐士綱朱叔陽兩邑乘時盧龍
 吏茲土求前志有也問公遺版得之塵壚中亦朽蝕
 不可識彩因之有感焉百年掌故編削壽之金石固之而
 猶若孤此況洋與夫名臣碩儒赫赫在耳目者學士大夫苟繫國
 家利百姓絕塵放聲或滅跡其風可思不名者學士大夫苟繫國
 之若烈或操行潔白或殺身成仁不遺負薪關輿發潛不
 聞滅若沒於白楊黃蒿之間能不悲哉於是搜訪舊聞
 若逸事大者得之史冊細者亦不遺負薪關輿發潛不
 不愼也今年秋之國家修一統志選重臣輶車四出省
 會郡邑無弗奉 國史館修一統志選重臣輶車四出省
 日肅衣冠再拜授簡重 國史館修一統志選重臣輶車四出省
 秩祀則曹綠巖朱拜石張宏軒董君凡地理河渠賦役建設
 文雜志葉憲副蒼巖先生則撰次之既而網羅畢該見聞

乾隆十五年

庚午

李文耀

承纂修

談起行詳書

方文耀

府庠生

張熙紳

生

消雜諸君子隱審悉心討論義例予奪筆削之嚴彩稿與
 定百年鉅制鴻裁煥然有第可藉手以報行人矣伏而讀
 之彩益瞿然思懔然起也憶曩者初到官風俗凋敝百姓
 標悍警詐趨利若鶩其所苦聚其所欲歷今三載瀕海百萬
 更張不爲束溼去其所移易者知所欲歷今三載瀕海百萬
 戶隱若斷不加辟收事重且數百年安得爲民請命也
 今海地不加辟收事重且數百年安得爲民請命也
 減常額公私充然上無負節野有藏蓋也士子稽古取榮
 矣然必培養器識修上無負節野有藏蓋也士子稽古取榮
 改觀焉乃若農田水利之屬以時舉行民得優裕然文物
 爲不作而獄訟衰息父老非讀法期會不見官長胥吏不
 敢窺里門桑麻翁蔓之可謂和樂矣彩懼良禾被野六百里
 火相望雞犬聲相聞可謂和樂矣彩懼良禾被野六百里
 勇皇然若或遇之蓋上不謂和樂矣彩懼良禾被野六百里
 次亦不取逾諸君子大書特書之義也夫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冬十一月月上
 海縣知縣史彩撰

海縣志 余金 王榮鑑 金炯文 張熙典 府庠

張熙純 曹錫端 張煥宗 衣布

李枝桂 李培基 陳維城

葉品 清苑人 舉人 署上海 以下參閱

霍位喬 安允恭 李成祖 猷

曹錫黼 陳秉紹 張鎬 生監

何堯 堯 梓 以下分校

申序 周官 外史 掌四方之志 後世因之 有郡邑志 蓋人

物風 疆圍 恆各 自為 風氣 以成 其俗 小修 政教 者必 周知

之而 輕重 命分 巡吳 會採 風問 俗之 餘檄 取邑 志以 備參

奉上海 命分 巡吳 會採 風問 俗之 餘檄 取邑 志以 備參

考條 命分 巡吳 會採 風問 俗之 餘檄 取邑 志以 備參

文獻 命分 巡吳 會採 風問 俗之 餘檄 取邑 志以 備參

志修 命分 巡吳 會採 風問 俗之 餘檄 取邑 志以 備參

疆域 命分 巡吳 會採 風問 俗之 餘檄 取邑 志以 備參

隆替 命分 巡吳 會採 風問 俗之 餘檄 取邑 志以 備參

年會 無任 釐定 之役 者李 君以 清流 名士 來宰 斯邑 下車

後即 能承 上德 意夙 夜校 讎甫 以清 流名 士來 宰斯 邑下 車

進而 神速 也於 此見 天下 事編 成於 振作 敗於 逸

任未 久即 以憂 去後 之覽 是編 者廣 其意 以分 猷

是志 所載 名臣 蘇松 太兵 備道 晉陽 申夢 聖隆

十有 五年 四月 蘇松 太兵 備道 晉陽 申夢 聖隆

一統 志與 省志 郡志 邑志 乘亦 未可 忽也 於志 豈僅

有遷 流俗 尚志 變易 性因 時修 輯繁 則亦 未可 忽也 於志 豈僅

長民 脫疆 域已 分紀 載猶 舊其 何以 成一 邑之 文獻 邑上 洋

永故 脫疆 域已 分紀 載猶 舊其 何以 成一 邑之 文獻 邑上 洋

濱海 尤為 要地 我朝 定鼎 以來 所屬 有江 省俱 係劇 邑重 於

雍正 四年 將蘇 州府 州之 大縣 以江 省俱 係劇 邑重 於

縣正 四年 將蘇 州府 州之 大縣 以江 省俱 係劇 邑重 於

之浦 東地 為南 匯華 州之 於松 書郡 於金 畫界 分其 疆今 昔

異制 余於 乙丑 歲自 盧州 移守 松書 郡於 金畫 界分 其疆 今昔

纂輯 其地 分其 時易 而疆 索其 事與 夫尚 數十 年來 展閱 之非 所

茫乎 莫考 久思 與同 事者 參稽 而互 訂之 以政 務隆 教之 未

二

文

八

乎可觀海濱風氣一開卷而可得之矣夫修舉廢墜俾一邑之掌故未違復留司牧者覽斯志也其有得於致治之要亦概見矣序乾隆十五年庚午也

海隅撫此林林總總常思禁暴詰奸興利除弊觸於目而會於心庶幾佐政之未逮以仰副聖天子簡任之深恩暨大憲飭修之至意云爾至耀視事未半載見聞未周倘多缺略其復為增補而成信史者願以俟夫後之君子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皇甫樞 詳書院以下纂修

陸秉笏

范廷杰

皇甫樞

沈崇勳

華錫瑞

瞿華

徐日華

劉爾榮

李時

王光陛

曹錫辰

陸錫熊

許寶善

盧雲路

喬鍾吳

張位中

喬鍾沂

陳昌國

金榕成

鮑應蘭

桂心堂

顧秉源

鮑應蘭

桂心堂

上海縣志 卷之九 文錄

王宗柳 府庠生

錢元箸 庠生

胡鳳翔 品從九

章自序 聖制撫我

地連江聖子以

關幸攀桂以居

南幸攀桂以居

月幸攀桂以居

董戒而始無事

黎林而無事以

安舉而無事以

法立而無事以

嘗讀而無事以

習為而無事以

余所而無事以

山可以而無事

纂乎一而無事

民情此誠余之厚幸也夫若其體例精詳援據確鑿指遠

王敬祖 庠生

王冠宗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王勳 武生

張球 庠生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朱有剛 督梓下

辭文良有司之揚

軒之探垂風俗之

不復贅云乾隆四

月松太兵備道桐

盛序有志者不事

凡遺事殊其理一

上允釐成熙之簡

保恭膺咸熙之簡

啓能固政院士逸

皇華館臨江樓無

委任之至意抑皆

也上禮讓耕大織

俗敦禮讓耕大織

年久遠慮有遺忘

又云其間難之司

觀賢有司謹敏將

聖朝德化之隆下

也夫因爲之序乾

隆四表舉要括凡

甲辰之盛是亦松

辭文良有司之揚

軒之探垂風俗之

不復贅云乾隆四

月松太兵備道桐

盛序有志者不事

凡遺事殊其理一

上允釐成熙之簡

保恭膺咸熙之簡

啓能固政院士逸

皇華館臨江樓無

委任之至意抑皆

也上禮讓耕大織

俗敦禮讓耕大織

年久遠慮有遺忘

九年甲辰春日松江府知府鹿邑梁羣英撰
下之文也理科臻哉技至疆而易縣適亭焉非於也梁保白
堂休考余者壘不備術如圍傳事舊調首是政是誠序撰
階哉獻嘉雖沛變矣之名賦後物有斯分稽體乃長設邑
而若典范撫字蠲之流臣役因隨志任之矣余始吏之
周夫核君字蠲之流臣役因隨志任之矣余始吏之
知責詳留心良澤聖重熙異俱專代大知凡幾三績十
境實循是掌故實詩德教久道化而資獎勸核之貞心
內循是掌故實詩德教久道化而資獎勸核之貞心
府也名真足為慮至深且遠而鄉生息日之開不勞而
知已援今以紀深且遠而鄉生息日之開不勞而
鹿為證昔國且遠而鄉生息日之開不勞而
邑序後之來尹此邦者垂一不
梁羣英撰

嘉慶十九年 戊甲

女泉

上

范自序明季江為朝左郡而上海則公屬之壯隆也
志詳於公文耀再朝康熙二十二年史公續修乾隆
五年李公遷戶口之蕃衍供職之盈與夫忠烈之
風俗之淳樸彰彰可及科名之盛至於災傷賑給
節莫不彰彰可及科名之盛至於災傷賑給
聖天子加惠元典之章垂為觀法因悉纂輯修不
輯何請具西皇甫之典章垂為觀法因悉纂輯修不
乃致請凡三甫之典章垂為觀法因悉纂輯修不
博採旁搜有舊志所遺者乃大具其詳則類而
增訂之其有舊志所遺者乃大具其詳則類而
期三其第歲功披閱之則經緯燦燦著可稱詳核
句曲人煙稠密商賈輻輳多勞苦地物隱然有難
大詩考其風俗則崇節義勤儉之思職士大夫
既通書易氣且非鄙陋節義勤儉之思職士大夫
樂催科易集重熙隆平豈非百十年所同沐也
樂催科易集重熙隆平豈非百十年所同沐也
呈覽各憲以於重熙隆平豈非百十年所同沐也
余承乏分內事而得藉翠華南幸備采風問俗之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孟春知上海縣事滇南范廷杰
亦

王大同

盧煥

儲徵甲

瞿秉虔

桂心堂

曹鴻燾

唐景時

曹洪志

張慕騫

趙勳

瞿應紹

金樹淵

陳文述

葉機

俞寶華

劉潢

李林松

汪雲桂

姜易

鄭標

陸紀泰

施承梁

劉樞

喬重禧

方佐

方浩發

李蒸

張鈞和

孫夢圭

孫錫恩

喬冠宗

凌孝仲

喬滌

莫樹培

曹樹奎

李仁在

顧元燮

徐克溶

蔡鑽

黃曾佑

王永灼

李筠嘉

嚴士鑑

沈向榮

王鍾

陳衍慶

張仰曾

李心泰

朱朝坤

翁郢錫

李念祖

吳階升

蔡萬青

李心鈺

楊克昌

朱文煜

席淵

以上每系志
也之所職官而過
也次賦也役疆域
必知也首過也知
志者之也者知夫
夫不足信也士大
不母我詢其夫事
父夫其親民之官
乎夫我人既無問
鍾序其親民之官
嚴士鑑督刊下
翁郢錫從九品人
席淵蘇州人
李念祖府庠生
吳階升府庠生
蔡萬青府庠生
李心鈺府庠生
楊克昌府庠生
朱文煜府庠生

女系

三

凡三年其皆國土有王督分以知誣將菴茲奉侍邑志列一旌舉
為年民有之異一序海巡少則矣以農九上市餘女善賢識
吏有成不講明風方理奚必水士戔後讀安溪李貞公語錄云九
必迺甚相切究無不周知今委國以守令者莫不期月已可
出恍然於水鄉必之說百里遠者或千里數千里
省於其鄉必之說百里遠者或千里數千里
去其鄉必之說百里遠者或千里數千里
其鄉必之說百里遠者或千里數千里
必之說百里遠者或千里數千里
之說百里遠者或千里數千里
說百里遠者或千里數千里
百里遠者或千里數千里
遠者或千里數千里
者或千里數千里
或千里數千里
千里數千里
里數千里
數千里
千里
里
數
千
里

萬餘里其間習尚既殊言語莫通欲政之宜於民也難矣
從也此志書之歸余童非已也前上海令史君尚確而莫適
也攜上海志以歸余童非已也前上海令史君尚確而莫適
情亦大觀識之矣歲庚午余由金壇調任上海其賦俗人
詢其利弊別其長莠與志甫之適有修志之檄余因
遠也歲壬申署郡守周希甫志甫之適有修志之檄余因
進紳士而告之曰縣志者府志之嚆矢也今纂志之檄余因
年矣董事續之諸君曰縣志者府志之嚆矢也今纂志之檄余因
以諸君子之見去而遂輟也至癸酉冬未修志之檄余因
事諸君不讀余見去而遂輟也至癸酉冬未修志之檄余因
脫稿即授余讀之見去而遂輟也至癸酉冬未修志之檄余因
省於前以善本也余見去而遂輟也至癸酉冬未修志之檄余因
竊幸三年以來凡所設施不至上海分門別類而增於舊文
志為益焉後考之於斯者本至大拂乎人情者則翻閱舊
例以疆域之沿革紀山川之形勢而嘉慶十八年之遺厚
乃考焉非下更考之於斯者本至大拂乎人情者則翻閱舊
次勝概又志之八縣是為序嘉慶十八年之遺厚覽風物
陳序西仲冬月旦上海縣志是為序嘉慶十八年之遺厚覽風物
熟奉賢上海莫如華亭所分縣大濶莫如奉賢而兼之者
人惟上海麗莫如華亭所分縣大濶莫如奉賢而兼之者
則惟上海麗莫如華亭所分縣大濶莫如奉賢而兼之者

黃浦環其西南閩廣遼瀋之貨鱗萃羽集遠及西洋暹羅
 之舟歲亦間至地物不徵之遠庫先書來接曹則如趙璞函光祿
 祀昭忠祠陸耳山副憲校四庫後書來接曹則如趙璞函光祿
 臣之忠祠陸耳山副憲校四庫後書來接曹則如趙璞函光祿
 司牧也余謝事之次年邑士大夫賄書來接曹則如趙璞函光祿
 長亦若傳舍之失也數年而視秦人習者肥瘠而民惟近之
 也月有母者亦交相之疾苦未盡聞也農桑水利未盡興也
 以傳舍之客視余亦疾苦未盡聞也農桑水利未盡興也
 焉吾園之桃李華之亦疾苦未盡聞也農桑水利未盡興也
 之文寓書乞評閱者無虛月也夫拔萃之捷在舉捷道而諸生
 之聯鴻漸多情即此可見宜其興未艾也萃之捷在舉捷道而諸生
 局方始逾年治蒸日見其方興未艾也萃之捷在舉捷道而諸生
 皆邑之名宿也農部以進士奉農部也萃之捷在舉捷道而諸生
 倉之志當無媿色余與農部而進士奉農部也萃之捷在舉捷道而諸生
 至其書之卓然可傳無疑也則又皆序嘉慶十折雖未見全美
 志其書之卓然可傳無疑也則又皆序嘉慶十折雖未見全美
 九序秋七月前署上海縣事是為序嘉慶十折雖未見全美
 濤巨浸所多有其湖汐往來足以毓靈異而助文瀾則

於士為秀地其波流浩瀚足以資灌溉而利耕桑則於農
 為沃壤其海通津帆檣而地饒居最要之區焉乃百餘年來
 則奸商賈為通津帆檣而地饒居最要之區焉乃百餘年來
 藏於市重熙累治者實為極繁最要之區焉乃百餘年來
 觀於市重熙累治者實為極繁最要之區焉乃百餘年來
 嫌也且觀於山積星羅之盛也觀於身之野無帶牛佩犢之
 郁也且觀於山積星羅之盛也觀於身之野無帶牛佩犢之
 教之精醇大抵賴有以發其不棄之志也觀於身之野無帶牛佩犢之
 鏡也故志不可簡或闕即不棄之志也觀於身之野無帶牛佩犢之
 自也故志不可簡或闕即不棄之志也觀於身之野無帶牛佩犢之
 攝其於茲蓋雲間李三蘇於松屬會歷修余宦游三十餘年
 夕過其樂者為心或刪補或總閱五餘心而文之期已公修之
 成而於讀水或刪補或總閱五餘心而文之期已公修之
 文而於讀水或刪補或總閱五餘心而文之期已公修之
 秩然有裨於利兵防下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閏二月署
 之海不淺也知是為序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閏二月署
 上海縣事也知是為序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閏二月署
 州縣事也知是為序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閏二月署
 葉序江盧煥撰知是為序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閏二月署
 整飭皇車書今猶誥誠侯尉工申明利弊除疲玩因循之習以勤
 民察吏為先凡有師帥之責者益知上體皇仁推

求治本初在親民之官當何如格恭而將事也余以閏春
捧檄來治縣見夫物之秀格恭而將事也余以閏春
饒市舶商賈之錯雜東南一赤脈矣然地廣則關隘滋繁
肥則奢靡江臨海則易悍非挈百吏治而射風之要關則
通五方雜賢愚難悉朱子南康軍治民志紳士踴躍
操刀使宰其公大則李心菴諸君有修志而之紳士踴躍
從事主其綱者則李心菴諸君有修志而之紳士踴躍
已矣是志之分十門而列之卷剛分也今夫不讀之紳士踴躍
離之難據析水衡之鄰封之形瀾之宜紛見習為日美視
而分治則專收本邑鄰封之形瀾之宜紛見習為日美視
傳敘兵燹則專收本邑鄰封之形瀾之宜紛見習為日美視
論無遺詳略資發潛德幽光若公慎期至實循吏名臣為
濫無遺詳略資發潛德幽光若公慎期至實循吏名臣為
亭沼之清幽又其熟緒夫蘭絲長海濱之遠謀既深習我
國文蔚起豐海波翁靜而冠自數今年伊始有邑之深習我
聯人蔚起豐海波翁靜而冠自數今年伊始有邑之深習我
之相與酌古斟今興利除弊仰副是編之為聖天子民
治者心而古斟今興利除弊仰副是編之為聖天子民
風計者非以疲今興利除弊仰副是編之為聖天子民
九年夏六月上海縣知縣定海葉嘉慶撰

李農部小序十則里稱今遊北自元而縣聚政繁一
符物貢海惟古與里稱今遊北自元而縣聚政繁一
錯保鎮市源醜二渠百支次瀉澆凡七志疆域第一
鄉輸渤雨插雲我史白潮派濁澆凡七志疆域第一
委力畚雨插雲我史白潮派濁澆凡七志疆域第一
厚瀾尾間首諸水次堰白潮派濁澆凡七志疆域第一
江志水利第二水次堰白潮派濁澆凡七志疆域第一
樂窠取斯感地既盡民勞敢辭也類恩稅減屢登則
義穡本關市抑末圖既盡民勞敢辭也類恩稅減屢登則
蘆課賦役第三役崇墉既關於豐儉於逸也類恩稅減屢登則
九志賦役第三役崇墉既關於豐儉於逸也類恩稅減屢登則
地烽警暴宅里崇墉既關於豐儉於逸也類恩稅減屢登則
棲方學附焉哭斯官私備焉城署倉人又聽訟宜禁學祀
院義學附焉哭斯官私備焉城署倉人又聽訟宜禁學祀
壇廟志寺觀置善堂設義分焉次巷第宅橋梁次書
類凡十志寺觀置善堂設義分焉次巷第宅橋梁次書
題策則載筆前賢往矣以遲來哲思茲海隅不能忘類
碑實則載筆前賢往矣以遲來哲思茲海隅不能忘類
無榮及先臣第五賢往矣以遲來哲思茲海隅不能忘類
用咸賓欲稱其於存乎其人學明必官書族次處識類
生為武進士為武舉人勿為職顯
廡皆在列例仕從通志併入貢監誌初階也武人為職顯

二季系

女象

左

海虞志 卷之六
 者附焉類凡七志選舉第六
 藥鉛出銘竹帛片善輒錄一
 名教型家閨韓具禮濟清門
 次文苑人物第七次藝術次
 八志訓物第七次藝術次
 林廣訓枕薛鱗次七略漢哀
 金響揚貞石薛鱗次七略漢
 金石類凡五志藝文舊聞富
 耶昔憂疾蠡文傲外篇第八
 初綴瑣雜俎籍苒傳疑是正
 遺事曰辨證類凡四志餘第
 范循塗樂陵企軌支芟星土
 神外史掌諸吳地記者補佚
 副使爲之顏志張月鹿知事
 存其書在史顏時已伏郭之
 著如右可考者顏史李范四
 名訂又閱今志始於嘉慶十
 校訂又閱今志始於嘉慶十
 郡縣志小序曰嘉慶上海縣
 右所錄舊志梗概具矣自李
 循作嘉慶縣志修例於李志
 頗有訾議邑中多傳其書而李

氏之書久已刊行亦無有創議改爲者至咸豐間劉方伯
 膏時知上海縣以志乘無徵爲憾於戎馬倥偬中延聘寶山
 蔣劍人廣文敦復取舊志校讎蔣適得鄭志此志之佚康熙
 間修志已不及見而蔣得之遂考核異同作沿革官司選舉
 諸表并人物名宦傳而方伯升任去因輟不修至同治五年
 距李農部成書之歲五十三年矣中間三更兵燹邑士大夫
 懼故老之淪亡遺文之散佚歲月愈遠而事跡寢無可考也
 乃環請於今巡道應公寶時公喜曰此吾志也於是始有修
 志之議矣是年秋七月設局於也是圍公又以爲眾人分纂
 體例或未能劃一乃屬其同年生俞樾以主纂之任樾方主
 講蘇州紫陽書院禮辭不獲命乃於其年十月至局已而仍
 還蘇州明年正月又至局至五月又至局則分纂之稿均已

上海縣志 卷之六
 上 蘇州志 文系

告成矣時經費尚未有所出每月局中所需皆取之巡道署
因議停局而以其稿俾樾攜還蘇州其明年樾又主講浙江
詁經精舍仍攜志稿以往自六年七月至七年四月計十閱
月乃始將志稿統覽一周樾性愚直既受觀察之屬不敢苟
同於人雖見聞淺陋無所裨益然其中更定體例刪併條目
移易次第斟酌字句者所在多有蓋既竭吾才不自知其有
當否也

同治七年歲在著雍執徐夏四月

賜進士出身

誥授朝議大夫前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協修提督河南學

政加五級德清俞樾謹記

附修志局舉董采訪事宜
上海縣境連川沙分管計
保十二圖二百二十九如
圖二十則分舉二八統圖
每人管十圖東西南北各
保圖采訪事宜照前志所
塘防焉田賦蘆蕩衙署如
義冢附焉第宅園林塚墓
別查明詳注此列外表如
街名皆詳列傳如獨行文
凡前志所無者各就見聞
烈婦女以及壽民壽婦孝
一產三男等事皆得入而
各該保圖紳士民人或禦
家數口者無論已旌未旌
入忠義庚申各鄉團練死
前志所載經史子集金石
人藝文已故者亦備蒐采
來散佚殆盡尤賴諸君子
景成信史庶不負此采訪
心云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